

雜混、獵奇與翻轉——論何迴《獅子血》 「支那哥倫波」的形塑*

顏健富**

摘要

何迴《獅子血》是一篇值得重視可是卻備受忽略的晚清小說。小說以「支那哥倫波」為副標，涉及北冰洋、墨西哥、西班牙、爪哇、非洲等場景，勾勒各大洲的自然景觀、歷史演進、地理分布、文化風俗、人種特徵等，具有豐富的文本潛能。小說對於西方人物的取範並非簡單的折衷，而是在自身固有的文化視域下層層雜混、抗辯、競逐，經由一連串的衍生連接、裂變轉化，重塑一可回應晚清時局的人物範式。首先，本文觀察近代「哥倫布」在中文語境的傳播，凸顯論者如何因其身分位置與文體性質而對「哥倫布」有特定的闡述與想像，試圖替過去以「魯濱遜」為主的冒險研究浮現另一隱而未顯的指標人物；接而，在「冒險人物」的形象塑造上，本文發掘「支那哥倫波」身上可能隱藏的中西思潮、書寫成規，探討「哥倫布」進入語象符碼的變化時，經歷各種敘事法則的調動與擬定，得以避開簡單的「新舊」、「中西」等抗辯架構，呈現更複雜曖昧的人物刻寫；第三，本文從「空間佈局」切入，分析《獅子血》的「繞行地球」架構的呈現手法與意義，並且觀察人物探向世界時「追奇獵異」的心理，藉由「自我」與「他者」的對照，改寫「東亞病夫」的形象；最後，本文聚焦

* 本文獲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祝均宙教授協尋《獅子血》原書、趙家琦與朱苾儀同學協尋資料，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於佔《獅子血》一半篇幅的「非洲」場景，探討《獅子血》替家國尋找出路而出現的「開荒拓野」方案，反思晚清遭遇如何使得小說一體兩面地翻轉／重蹈「哥倫布」的殖民暴力，構成創作動機與書寫成果的扞格矛盾。

關鍵詞：晚清、小說、雜混、獵奇、哥倫布、冒險

一、前言：「泥磚匠」的堆砌

就晚清小說敘事的演變，李歐梵曾提出形象性的說法：「往往從微不足道的小節開始，逐漸牽動全局，這個過渡時期的小說家也不像喬哀思一樣開創一個語言的新世界，而大多是『泥磚匠』(bricoleur)，這裡堆堆，那裡砌砌，卻在不知不覺中引起小說形式的演變和發展」，¹ 貼切反映晚清小說諸多看似不起眼可是卻重要的嘗試，其中之一便是「冒險小說」的形塑。晚清論者黃伯耀(1883-1965)〈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是現有資料中最系統性論述「冒險小說」的文章，揭露中國傳統小說缺乏「冒險小說」，只有類似《山海經》、《齊諧記》、《西遊記》、《水滸傳》等「搜奇誌怪之舊小說」，「每遇險處，非假神靈之呵護，即託邪術之轉旋，非有哥倫覓地之實蹟也」，於是積極提倡可以「增進勇敢之慧力」、「聰穎之思，沈毅之力」的「探險小說」：「不必鬼神之杜擬也，不必夢寐之杳茫也。第繪其地，寫其人，敘其事，轉折而窮究之」，使得「讀者之感情、之想像，一若身親其境而後快，而勇往之氣，勃勃欲動」、「觸發其機關，振奮其神氣」、「眼光由是大焉，胸次由是開焉，神經由是旺焉。合上中下流社會，其靈魂之出現，不啻隱為小說家之探險思想，攝導而去」。² 黃伯耀的論述乃是奠基於晚清小說界對於「冒險小說」的提倡論調上，³ 隱藏著國民改造、新民論述等龐大的救國目的論，表現

¹ 李歐梵，〈帝制末的文學：重探晚清文學〉，《東吳學術》第4期(2011年)，頁46。

² 〔清〕耀公，〈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中外小說林》第12期(1907年9月)，頁5-6、3。黃伯耀又名耀恭，筆名有耀公、病國青年、光耀、大樺、耀、翟、耀光、光、放光、老伯、伯、公等，曾與其弟黃世仲合編《中外小說林》。關於黃伯耀的生平、筆名與著作，可參考符實，〈近代革命派小說家——黃伯耀〉，發表於「廣州文史」部落格：http://www.gzxwz.gov.cn/gxsl/zts/rwcq/201112/t20111215_25771.htm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1日)

³ 新小說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指出「冒險小說」如《魯敏遜漂流記》之流，

傳統小說所無的新命題。

雖然，冒險小說未必是市場保證，⁴ 可是在時人有意為之的推動下，陸續出現冒險小說譯本，⁵ 數量不多，如時人指出：「(小說)著作日多，政治也，民族也，義俠也，豔情也。種種名目，或章回，或短構，風氣殆蒸蒸日上矣。而惟冒險小說，則除數部譯本之瀛海誌異，及三五包探案外，曾不多觀。」⁶ 據陳大康的統計，明確標為「冒險小說」的作品幾乎都是翻譯小說，創作小說屈指可數。⁷ 於此懸殊的比例中，何迴出版於光緒乙巳年十一月(1905)、標上「冒險小說」、以「支那哥倫波」為副標的《獅子血》彌足珍貴，可以反映晚清小說對於「冒險」類型的嘗試。小說敘事技法未必成熟，可是頗有「泥磚匠」的堆砌之功。可惜的是，無論是晚清的傳播或後世的流傳，《獅子血》或乏人問津或受到曲解，⁸ 使得文本內蘊的諸多潛能隱而未

以激勵國民遠遊冒險精神為主」，小說林社〈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提出「冒險小說(偉大國民冒險精神魯敏孫雁行鼎足)」。見〔清〕新小說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14號(1902年8月)，無頁碼；〔清〕小說林社，〈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車中美人：豔情小說》(上海：小說林總發行所，1905)，頁6。

⁴ 徐念慈曾指出：「記偵探者最佳，約十之七八；記豔情者次之，約十之五六；記社會態度、記滑稽事實者又次之，約十之三四；而專寫軍事、冒險、科學、立志諸書為最下，十僅得一二也。」〔清〕覺我(徐念慈)，〈余之小說觀〉，《小說林》第9期(1908年2月)，頁7-8。

⁵ 《新小說》刊登多篇標誌「冒險小說」的作品，如《二勇少年》、《離魂病》、《水底渡節》等；《大陸報》連載《魯濱孫漂流記》；《月月小說》連載《美人島》；《繡像小說》連載《環瀛誌險》；商務印書館出版《說部叢書》，收有十三部「冒險小說」，如《秘密電光艇》、《澳洲歷險記》、《斐洲煙水愁城錄》、《復國軼聞》、《冰天漁樂記》等。關於晚清「冒險小說」的研究，目前僅見李豔麗，〈東西交匯下的晚清冒險小說與世界秩序〉，《社會科學》第3期(2013年)，頁183-192，偏向冒險譯本的研究。

⁶ 耀公，〈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頁2。

⁷ 陳大康根據108種報刊，47家書局、報社等，統計出具有標示的小說共有1075篇，其中21篇標為「冒險小說」，20篇是譯作。見陳大康，〈關於晚清小說的標示〉，《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2004年)，頁128。根據筆者的追蹤，標為「冒險小說」的創作小說至少有兩篇，除何迴《獅子血》外，尚有1908年黃伯耀刊於《中外小說林》的〈片帆影〉。

⁸ 寅半生是少數評論《獅子血》的論者。當代學界提及《獅子血》時大部分止於小說工具書

顯。《獅子血》原版罕見，共十回合，目前較常見者是輯錄於 1996 年、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中國近代小說大系》。若根據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原版，⁹ 可見其附於書末的版權頁標示「著作者：保定何迴；印刷所：公益書局；販賣所：雅大書社」（見圖一）。¹⁰ 以此得知，作者是保定人（今河北），身分不明。¹¹ 目前大部分晚清小說目錄學或工具書將《獅子血》列為「雅大書社」出版，筆者疑為「公益書局」。¹²

的故事簡介，不盡精準，如《中國歷代小說辭典》：「來到爪哇國，恰逢太平洋地震，二郎勇斗巨龍，置其死地，方教波浪平息，島人稱為『支那冒險家』」、《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至爪哇，適逢太平洋地震，一條巨龍壓向海船，二郎躍起，勇鬥巨龍，置天龍於死地，地震遂息，島人華人稱其為『支那冒險家』」、《明清小說敘錄》：「至爪哇島時，二郎拿出炎黃子孫的英武，戰勝了一條巨龍。被島上擁戴為『支那冒險家』」。以上說法多有失誤：其一，二郎並非戰勝者，反而是戰敗者：「那知兩怪一合，吼聲大作，海底平空不知那裡湧的許多水，把船抬高。空中風勢，又圍裹了幾陣，這船便如添了雙翼，向空飛去」（第 1 回，頁 5）；其二，作者無交代平息地震或波浪之因；其三，爪哇華人非因二郎高奏凱歌而擁戴讚賞，卻是「相顧嘆息道：『我們支那，纔出一個冒險家，怎就遭這般的不幸。』」（第 1 回，頁 5-6）見王繼權編，《中國歷代小說辭典·第四卷（近代）》（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65-266；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 年），頁 946；于平，〈明清小說敘錄〉，《明清小說外圍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年），頁 365。

⁹ 此書藏於上海圖書館「近現代圖書室」，屬「特種文獻」，未能在檢索系統查得。

¹⁰ 〔清〕何迴，《獅子血》（上海：雅大書社？公益書局？，1905），無頁碼（附於書末「版權頁」）。由於本文多處援引《獅子血》內文，為避免繁瑣，直接在引文後括弧標上回、頁數。關於出版社的懸疑可參照註 12。

¹¹ 筆者就各地區圖書館、檔案資料、數據庫、地方家譜等查詢，無法查得「何迴」的資料。另，武禧亦指出：「何迴：河北保定人。其餘待考。」見武禧，〈晚清小說作者掃描〉，《清末小說から》第 100 期（2011 年 1 月），頁 16。

¹² 《中國近代文學大辭典》、《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明清小說外圍論》、《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小說書坊錄》都以「販賣所：雅大書社」做為《獅子血》的出版社。可是，筆者另找到版權頁內容跟《獅子血》如出一轍的《官世界》（見圖四），同樣標示「印刷所：公益書局；販賣所：雅大書社」，上述工具書卻以「印刷所」（公益書局）做為《官世界》的出版社，標準不一。此可能肇因於「印刷所」與「販賣所」有模糊之處。若就出版機構追蹤，無法查得「雅大書社」的其他書目，「公益書局」除《官世界》（1905）外，尚有《寶

小說原版封面印有往上攀升的牽牛花（見圖二），在翠綠葉片的簇擁下，扣合彼時小說期刊以花葉喻示民族欣欣向榮的構圖設計，¹³也暗示小說人物橫跨世界時奮鬥不懈、往前探進的精神。封面上半頁以斜排方式打上「獅子血」三字，並在「血」字下方設計一朵染紅的花瓣，凸顯血氣膽識、尚武勇猛的特質，正能符合時人對於「冒險」精神的期許。翻開小說內頁，多處可見「冒險小說」的字樣，乃是中國較早有「冒險小說」的文類自覺的作品。副標「支那哥倫波」有凌駕主標的現象：長達四頁的目錄頁及八十二頁的正文的邊欄均出現「支那哥倫波」的字跡（見圖三），附於書末的版權頁右下角更標出「支那哥倫波原名獅子血」的字跡，「獅子血」的字型縮小，退居次位，隱然宣告「支那哥倫波」的易客為主，更可凸顯小說敘事中的「發現新大陸」、「繞行地球」等內容，從北冰洋、墨西哥、西班牙、爪哇到非洲。主標「獅子血」乃是為凸顯副標「支那哥倫波」在非洲場景中擊斃獅子的英勇形象。就在冒險遇難、解決困噩的敘事進程，《獅子血》掀開各國的地理分佈、歷史演進、文化風俗、政治體制、科學發明等，鋪寫各大洲的經緯位置、自然景觀、人種特徵、民情風俗等，尤能反映晚清作者面向世界的開闊眼界。小說以「支那」修飾「哥倫波」，正好與封面構圖呼應，烘托民族光輝。此無污名化傾向的「支那」反映「戊戌至辛亥時期，中國趨新人士愛用『支那』一詞來稱呼

山勸學所光緒三十三年學事一覽》（1908）、《滬江色藝指南》（1908）。由此推測，「雅大」應是寄賣的書社，「公益書局」才是出版社。見孫文光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731、654；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頁946、948；于平，《明清小說外圍論》，頁365、362；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近代小說出版狀況一覽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93、430；韓錫鐸等編，《小說書坊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155。

¹³ 關於晚清小說期刊封面的花葉設計，可見楊義，〈晚清四大小說雜誌（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上）》（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頁14-17。

自己的國家」，「不無開化時髦之意」。¹⁴「支那」確可訴諸民族情懷，又有時髦之意，而「哥倫波」則是晚清頗受歡迎的翻譯文學的西方符碼，反映連貫中西的策略。

就目前唯一可見的時人評論——曾辦《遊戲世界》、著有《小說閒評》的晚清小說評論界主將寅半生（鍾駿文）〈〈冒險小說〉獅子血〉，¹⁵ 確實點出《獅子血》的「冒險」特質，可是偏向負面評語，如結構失序：「第六回起首敍入德拉村，與前回並不接筭，忽疑另起爐竈」；人物形象「毫無趣味」：「查二郎不過一粗蠻武夫」；敘事前後不連貫：「就前而觀查不過一武夫耳，入後整頓三村，頗具經濟」；筆調偏頗：「書中主人翁，自以查二郎為主，而查之出身，不過於第五回自述數語。而此回敍加富倫，竟不辭出力描寫，一似細為作傳者，實則加不過藥中之引耳。」¹⁶ 寅半生的批評不盡公允，不過卻能反映時人尚未能接受《獅子血》的若干嘗試性手法與內容而產生的誤解。本文以寅半生的接受視野做為思考的起點，在論文各節回應寅半生的說法，重估此因無法切合時人閱讀習慣的小說可能蘊含的「堆砌」之功。

《獅子血》的「支那哥倫波」遠非「一粗蠻武夫」所能涵蓋，卻相當程度折射晚清作者於自身固有的文化視域下層層交會與雜混來自不同脈絡的話語，進而形塑出屬於晚清脈絡的「冒險」類型。為彰顯此一議題，首先，本文追溯公元十七世紀以降「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在中文語境的傳播，凸顯不同位置的論者對「哥倫布」的翻譯、闡述與想像，進而關注晚清小說作者

¹⁴ 黃興濤，〈話「支那」——近代中國新名詞源流漫考之二〉，《文史知識》第5期（1999年），頁58。

¹⁵ 關於寅半生的筆名、身世可見劉德隆，〈出房·堂備·寅半生——對晚清一位小說理論研究者的考察與探討〉，《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2006年），頁128-138。

¹⁶ 〔清〕寅半生，〈〈冒險小說〉獅子血〉，《小說閒評》，收入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4，頁469、470。

如何將哥倫布導向晚清倡導的「冒險」精神？接而，本文著眼於「冒險人物」的形象塑造，盡可能發掘「支那哥倫波」身上可能隱藏的中西思潮、書寫成規等，探討「哥倫布」進入語象符碼的變化時，經歷各種敘事法則的調動與擬定，得以避開簡單的「新舊」、「中西」等抗辯架構，呈現更曖昧複雜的人物刻寫；第三，本文從冒險小說涉及的「空間佈局」切入，分析《獅子血》的「繞行地球」架構的呈現手法與意義，並且觀察人物探向世界時「追奇獵異」的心理，藉由「自我」與「他者」的對照，改寫「東亞病夫」的形象；最後，本文聚焦於佔《獅子血》一半篇幅的「非洲」場景，探討《獅子血》替家國尋找出路而出現的「開荒拓野」方案，反思晚清遭遇如何使得小說一體兩面地翻轉／重蹈「哥倫布」的殖民暴力，構成創作動機與書寫成果的扞格矛盾。

二、「哥倫布」傳播：從宗教人格到冒險精神

就在學界陸續關切晚清翻譯小說的「魯濱遜」(Robinson Crusoe)時，做為另一具有「冒險」指標的「哥倫布」仍有待填補。¹⁷ 從《獅子血》的封面構圖與題名設定，明顯可見《獅子血》對「哥倫布」的取範。事實上，哥倫布的航海冒險、發現新大陸、殖民拓荒等事蹟，早於公元十七世紀的中文語境便輾轉傳播。本文將分析「哥倫布」傳入中國時出現的語象符碼的變化，試圖替以「魯濱遜」為主的冒險範

¹⁷ 關於《魯敏遜漂流記》的研究，如崔文東，〈家與國的抉擇：晚清 Robinson Crusoe 諸譯本中的倫理困境〉，收入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第 1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10-258。李今，〈晚清語境中的魯濱遜漢譯：《大陸報》本《魯濱遜漂流記》的革命化改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2 期（2009 年），頁 1-14。姚達兌，〈新教倫理與感時憂國：晚清《魯濱遜》自西徂東〉，《中國文學研究》第 1 期（2012 年），頁 19-23；關於「哥倫布」的研究，迄今只出現一篇主要集中於史料的論文：俞旦初，〈哥倫布在近代中國的介紹和影響〉，《近代史研究》第 1 期（1993 年），頁 117-129。

例浮現另一隱而未顯的指標人物。

據現有資料，「哥倫布」在中文語境的傳播乃是由西方傳教士傳入。1623年，法國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職方外紀》繼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坤輿萬國全圖〉後更系統介紹世界歷史地理、人文風俗的譯作，在「亞墨利加總說」提及：「西國有一大臣名閣龍者，素深於格物窮理之學，又生平講習行海之法」，¹⁸ 可見「哥倫布」最先以「閣龍」音譯。兩個世紀後的1848年，徐繼畲《瀛寰志略》卷九「亞墨利加」指出哥倫布的譯名尚有「閣龍」、「個倫」、「可倫波」等。¹⁹ 據筆者的追蹤，徐繼畲之後又陸續出現「科倫布」、「哥倫布」、「哥倫波」等譯名。²⁰ 做為傳教士的艾儒略闡揚哥倫布的冒險事蹟時更偏向「宗教」意識：（閣龍）「天主化生天地，本為人生據所，傳聞海多於地，天主愛人之意恐不其然，畢竟三州之外，海中尚應有地。」此一「假設」固然可凸顯哥倫布的探索精神，卻不免啟人疑竇：「海多於地」便代表「天主」不愛人？「三州之外，海中尚應有地」即證明「天主愛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乃是「天主愛人之意」的證實，當述及哥倫布發現前方有土地時即「頌謝天主」。艾儒略刻意忽略哥倫布將「新大陸」誤為印度地區（Las Indias，包括印度、中國、日本等地）的缺失，以及隨後興起的殖民戰爭、入獄風波、販賣奴隸等，僅集中呈現哥倫布的正面特質，如「率眾出海」、「展（輾）轉數月，茫茫無得」時「志意堅決，只促令前行」，而後又餽贈「美物、錦衣、金寶、裝飾及玩好器具」，使得「土人大悅，

¹⁸ 〔明〕艾儒略著，謝方校釋，〈亞墨利加總說〉，《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19。

¹⁹ 〔清〕徐繼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阿非利加》（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289。

²⁰ 此如1891年《畫圖新報》第11卷第12期的〈科倫布軼事〉、1892年《萬國公報》第42期的〈哥倫布傳贊〉、1906年《通學報》第1卷第2期的〈論說：哥倫波探地為地圓之證〉。

遂欸留西客，與地作屋」，隔年「攜農師巧匠，往教其地」。²¹ 此揚長避短的筆調宣揚哥倫布逆中求進、禮尚往來的情操，呼應《職方外紀》為取得中國「入場卷」而美化歐洲政治制度、文化風俗的策略。

大致而言，「哥倫布」的傳播因中國人對「歐西地理始終不明，而於西士所言及其著述，亦始終疑為偽妄」而接受緩慢。²² 一直要到政治丕變的十九世紀，情形遽轉，根據俞旦初〈哥倫布在近代中國的介紹和影響〉一文研究中國士大夫在西方歷史地理學的底本上積極傳播「哥倫布」，²³ 此情狀甚至擴及俞氏論文未涉及的通俗性文章與小說敘事等。如 1881 年，刊登於《格致匯編》的〈科倫布探新洲記畧（附圖）〉，「記畧」之題名有別於《海國圖志》之「志」、《美理哥國志略》之「志略」、《地理全志》之「全志」或《萬國通鑒》之「通鑒」的實證敘述，更偏向 1892 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中譯《回頭看紀畧》的敘事想像。²⁴ 作者以生動的場景描寫、心理刻畫，敘述船員眼中的新世界視野與忐忑不安的心情，並置入不祥預兆，如「此鳥乃天所命，以引我入於死亡之鄉」，²⁵ 渲染冒險懸疑的效果。隨文圖片描繪持望遠鏡的哥倫布指導航海員前進的堅毅神情（見圖五），配合內文哥倫布教導眾人判別海陸之分的科學見識，呼

²¹ 艾儒略著，謝方校釋，〈亞墨利加總說〉，頁 120。

²²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131。

²³ 此如 1815 年，徐朝俊《高厚蒙求》的〈海域大觀〉以艾儒略《職方外紀》為底本，介紹哥倫布發現美洲之事；1842 年，魏源編撰《海國圖志》50 卷本，第 38 卷「墨利加沿革總說」指出關哥倫布發現美洲，乃以艾儒略《職方外紀》、裨治文《美理哥國志略》為底本；1844 年，梁廷楠著刊《合省國說》（後與 1846 年所著《蘭倫偶說》合刊為《海國四說》）以裨治文 1838 年刊《美理哥國志略》為底本。見俞旦初：〈哥倫布在近代中國的介紹和影響〉，頁 119。

²⁴ 李提摩太《回頭看紀畧》的原著為美國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原名 *Looking Backward*，1891 年 12 月至隔年 4 月以「回頭看紀畧」為題，刊載於《萬國公報》35 至 39 冊。

²⁵ 〔清〕佚名，〈科倫布探新洲記畧〉，《格致匯編》第 4 卷第 4 期（1881 年），頁 16。

應刊物鼓吹的「格致」主旨。1898年，《中國官音白話報》的〈海國叢談：科倫布探新洲記畧〉乃是據此文譯得更淺白，內容雖別無新奇，卻反映時人以「白話」翻譯傳教士文章傳播「哥倫布」的取徑。²⁶

哥倫布的軼事趣聞大量地被創作成通俗性文章。1891年刊於《畫圖新報》的〈科倫布軼事〉與〈續科倫布軼事〉，強調衝突、對立與戲劇化轉折，放大閱讀的反差效應。以〈科倫布軼事〉而言，作者刻意凸顯哥倫布的超前地理觀受到「旁觀者，多竊笑其愚，即同舟者亦然」，哥倫布卻以行動折服眾人。該文意不在於完整的出航紀實，而在擷取最具衝突與轉折的片段，活化人物形象，如描寫受到眾人「咸藐視之」的哥倫布以「立蛋」反擊：「取鷄卵一枚，用力一擊，卵碎而直立」，「自此無人敢輕視之」。²⁷ 可惜，作者交代不清，較難精確傳達典故的內容。早於1879年，日人岡本監輔以漢文編纂的《萬國史記》便勾勒「立蛋說」的前因後果：哥倫布出航抵達牙買加時因「憂思罹病，還西班牙」，「匪地難多（國王斐迪南）不錄其功，仇人又多妒其功，皆曰，如哥倫波發現新地，人皆可能也。一日盛會，有一貴紳亦言之。哥倫波取一卵，謂眾曰，誰能置之頭上者。眾相顧默然。哥倫波直壓潰之，置頭上，帖然不墜。眾曰，吾亦能之。哥倫波曰，諸君唯口能之耳，余身能之矣，是余之所以異於諸君也。」²⁸ 自《萬國史記》後，晚清論者提及哥倫布傳記時大多援引「立蛋」典故，²⁹ 透過哥倫布與眾紳士的對峙與戲劇性轉折，反映哥倫布以行動實踐他人

²⁶ 〔清〕佚名，〈海國叢談：科倫布探新洲記畧〉，《中國官音白話報》第20期（1898年），頁11-12。

²⁷ 〔清〕佚名，〈科倫布軼事〉，《畫圖新報》第11卷第12期（1891年），頁5。

²⁸ 〔日〕岡本監輔編，〈亞美理駕總說〉，《萬國史記》（上海：申報館，1879年），第10冊，卷19，頁5-6。

²⁹ 相關記述可見〈科倫布軼事〉，《畫圖新報》第11卷第12期（1891年），頁4-5；〈科倫布探新洲記畧〉（附圖），《格致匯編》第4卷第4期（1881年），頁15-16；〔清〕佚名，〈史傳：哥倫布傳〉，《大陸報》第2期（1902年），頁1-4。

視為理所當然卻口說無憑的觀念。

〈續科倫布軼事〉乃是〈科倫布軼事〉的延續，描述哥倫布「復往亞美利加」，探得一島，名為「君愛但特」，因食物短缺又折回「舊地」。對照哥倫布的出航記，此為第三次，而非第二次。³⁰ 在「對峙」的架構下，該文指出哥倫布因「黨人汙蔑科公」而被捕入獄，指向 1500 年哥倫布被西班牙皇室逮捕與解除職務的事件。作者凸顯哥倫布的「尊王」之心，謹守身分不踰矩，拒絕旁人營救，「謂此乃王命，若私縱之，是逆王命矣」，放大「其操守如此」的情操，³¹ 不無中國君臣倫理的投射。隨文圖片更進一步鞏固「王命」之道，彰顯哥倫布順從王命的神情模樣（見圖六）。以上兩篇刊登於「上海聖教會」《畫圖新報》文章顯然具有宗教色彩，如〈科倫布軼事〉附上哥倫布髮長及肩與留著濃密落腮鬚、由男性眾人圍繞觀視的圖片（見圖七），神似達文西（1452-1519）〈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裡十二門徒將視線聚焦於耶穌、眾人議論紛紛的情景；〈續科倫布軼事〉則描述哥倫布敬神的態度，「一切全賴神恩，我惟歸榮於神而已」，³² 使得哥倫布的航海經歷轉化為宗教信仰的範本。

「哥倫布」的傳播隨著國際性紀念活動而推波助瀾。1892 年 10 月，美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發起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四百週年的紀念活動，從晚清報刊的報導到出使大臣的日記，³³ 皆可見中國文化界的參與，其中以王韜刊登於上海《萬國公報》的〈哥倫布傳贊〉最為詳盡。該文一開始指出 1892 年舉辦於美國、西班牙的哥倫布紀

³⁰ 此可見 Samuel Eliot Morison, Erwin Raisz and Bertram Greene, "The Third Voyage - Trinidad (1498. May. 30-July. 31)",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Time Inc., 1962), pp. 506-521.

³¹ 〔清〕佚名，〈續科倫布軼事（附圖）〉，《畫圖新報》第 11 卷第 12 期（1891 年），頁 125。

³² 同前註。

³³ 俞旦初已提及《萬國公報》、《格致彙編》、崔國英《出使美日秘國日記》報導或記錄的「哥倫布四百週年」。俞旦初，〈哥倫布在近代中國的介紹和影響〉，頁 121-122。

念會地點：「舉行賽奇會，一在密蘭城，一在日按為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京馬德利，上溯哥倫布探覓新地之時，適屆四百年。」做為參展的「傳贊」文章，又不同於「志」、「記畧」、「軼事」，全文反覆出現「非常之人始可建非常之功」的高亢語調，如附於文末的英國傳教士艾約瑟之「跋」所指「王君韜贊辭一篇，尤擅勝場」。王韜只以兩行文字概括一般論者更偏重的「發現新大陸」，旨在揭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後續影響：「繼哥倫布而往者踵相接，歐洲諸國咸闢土建邦，設官置戍，開海外富強之基，名之曰『新寰宇』」、「擴舊乾坤，開新寰宇」、「獲從古未獲之地，開歷來未有之局，名著地球，功在寰宇」，「俾世上一切事丕然一變，煥然一新」，³⁴ 反映深沉的文化視野。即或如此，王韜仍不免出現將哥倫布「中國化」的情形，如述及「其父為舟師，遂繼其業」，投射「子繼父業」的倫理觀。哥倫布之父實如 1902 年〈史傳：哥倫布傳〉所指「治羊毛為業」。³⁵ 〈史傳：哥倫布傳〉雖正確指出哥倫布之父的職業，可是寫到哥倫布的不遇時卻又嵌入中國文化傳統常見的「遇仙說」，³⁶ 讓一指點迷津的「老僧」適時出現，提示哥倫布訪求西班牙皇后。更常見的是：晚清作者將「哥倫布」置入中國詩詞文賦的脈絡而出現的形象轉調，如 1900 年，鐵血少年發表於《清議報》的〈詩文辭隨錄：讀科倫布傳有航海之思〉將哥倫布置入七字絕句：「不讓張騫八月槎」，³⁷ 將哥倫布的「探美洲」置入張騫「渡天河」的典故，使得哥倫布越大洋、探新洲的史實神話化；1903 年，壯遊〈國民新靈魂〉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航路置入

³⁴ 〔清〕王韜，〈哥倫布傳贊〉，《萬國公報》第 42 期（1892 年 6 月），頁 11-12。

³⁵ 〈史傳：哥倫布傳〉，《大陸報》第 2 期（1902 年 12 月），頁 1。

³⁶ 關於「遇仙說」，如史記寫張良遇黃石老人，老僧經常具有指點迷津的作用。〔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留侯世家〉，《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冊 6，頁 2034-35。

³⁷ 〔清〕鐵血少年，〈詩文辭隨錄：讀科倫布傳有航海之思〉，《清議報》第 44 冊（1900 年 5 月）。

古典化的空間意象：「氣吞雲夢，口吸西江，指現須彌，胸蟠五岳，山海魂之謂也」，³⁸ 使得原本哥倫布「地理化」的新大陸變成「去地理化」的神話時空。

若就二十世紀初「小說界革命」脈絡，訴求「救國濟民」、「變風易俗」、「現代性」、「公共性」的「新小說」，又預告「哥倫布」的另一轉向。³⁹ 晚清小說作者在「哥倫布」身上發揚的已非宗教人格、軼事趣聞或中國典故，卻是將哥倫布置入國家民族的架構，促成一可振衰起敝、力挽狂瀾的冒險形象。自 1902 至 1906 年，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於《新民叢報》開啟新民方案時曾倡導屬「公德」之一的「冒險」精神：「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⁴⁰ 梁啟超的登高一呼，迭有迴響，如林紓交代自己翻譯「冒險小說」的動機時指出「用以振作積弱之社會，頗足鼓動其死氣」、商務印書館於《申報》刊登的廣告指出《魯濱孫飄流記》：「振冒險之精神，勸爭存之道力，直不啻探險家之教科書，不僅當作小說讀」。⁴¹

於此脈絡，小說作者在「哥倫布」身上攝取衍生冒險進取、勤奮樂觀、愛國憂族等可「救亡圖存」的特質，如 1905 年，旅生連載於《繡像小說》的《痴人說夢記》以「哥倫布」激勵人物到海外探得一可反轉舊中國的新天地：「原來世間還有這一片乾淨土，卻被你們找

³⁸ 〔清〕壯遊，〈國民新靈魂〉，收入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 1 卷（北京：三聯書店，1977 年），頁 572。

³⁹ 晚清「新小說」的論述可見陳平原，〈新小說的誕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23；黃錦珠，〈「小說界革命」與小說觀念之轉變〉，《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頁 65-145；陳建華，〈新小說與想像社群〉，《讀書》2000 年第 1 期，頁 22-25。

⁴⁰ 〔清〕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五：第七節、論進取冒險〉，《新民叢報》第 5 號（1902 年 4 月），頁 1。

⁴¹ 〔清〕林紓，〈《鬼山狼俠傳》敘〉，收入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頁 217；〈商務印書館最新小說四種出版〉廣告，《申報》，1906 年 3 月 2 日，版 5。

著，也好算得是哥倫布復生了」；⁴² 1905 年，頤瑣連載於《新小說》的《黃繡球》以「哥倫布」鼓舞人物到陌生的鄰村推廣教育：「你看哥倫布不過一個窮人，單身萬里，四度航海，才尋著一塊新世界」；⁴³ 1908 年，黃伯耀〈片帆影〉開宗明義：「哥倫航海，始獲美洲，遂成今日之繁華新世界。足跡遍寰宇，眼界空古今。故西人富有一種冒險的性質。海外奇觀，必有足多者焉。」小說結尾處，來自「東方病夫國」的黃漢生便在哥倫布的取範下「以一副冒險特質，乃於海外覓一樂土。」⁴⁴

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事蹟進入新小說文體時，切合該文體具有新「民／國／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人心／人格」的功能期許，被提煉為具有激勵性的精神符碼，旨在鼓舞小說人物探索家國出路。於此脈絡，可見《獅子血》對於「哥倫布」的取徑與想像，並非憑空而出，卻是奠基於漫長的知識傳播語境。該小說的目錄頁確切標上「冒險小說支那哥倫波」的字樣，正文首頁及書末版權頁均在題名「支那哥倫波」之前以縮小的字型標「冒險小說」，可視為梁啟超等人對「冒險小說」的提倡終於在創作小說取得迴響。《獅子血》以「哥倫布」為取範的「支那哥倫波」頗能呼應晚清新小說界闡揚的「偉大國民，冒險精神」、「振作積弱之社會」、「勸爭存之道力」等特質，航向北冰洋、墨西哥、西班牙、爪哇、非洲等場景，橫越各大洲、發現新大陸、建構新天地。小說結尾處出現「冒險」與「民族」、「國家」結合的期待視野：「支那哥倫波」進入非洲剷除獅子與食人族，

⁴² 〔清〕旅生，《痴人說夢記》，《繡像小說》第 38 期（1905 年 7 月），第 16 回，頁 1。《繡像小說》自 13 期到 72 期終刊沒列出出版日期，本文列出的日期乃是依據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史料——《繡像小說》中小說史料編年〉的考證。陳氏所擬日期並非確切的出版時間，而是「至遲於本日出版」。http://wxyc.literature.org.cn/journals_article.aspx?id=888。

⁴³ 〔清〕頤瑣，《黃繡球》，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 年），第 16 回，頁 311。

⁴⁴ 〔清〕伯（黃伯耀），〈片帆影〉，《中外小說林》第 2 卷第 8 期（1908 年 4 月），頁 55、63。

統合部落，成立「合眾國」，由查二郎與李大郎擔任正副統領，揚威海外，改寫「東亞病夫」的形象。

從上可見，論者透過各文體筆調，呈現哥倫布的宗教意識、人格特質、豐功偉績、軼事趣聞、文化影響、冒險精神等，共構為近代中文界對「哥倫布」的傳播。論者對於哥倫布的闡述因特定的書寫場合而迭有變化，基本而言，仍可見到從「宗教人格」發展到「國民冒險」的主線。本文將在以下各節，聚焦於小說文本，從「冒險小說」類型涉及的人物形象、空間佈局與開荒拓野等重要指標，分析《獅子血》的意蘊與特色，進而探及其可能的突破與侷限。

三、雜混伎倆⁴⁵：「支那哥倫波」的形塑

奠基於時人對「哥倫布」的理解基礎，《獅子血》的「支那哥倫波」固然有取範參考的對象，可是一旦以「支那」此訴諸民族情感的概念修飾「哥倫布」時，便預告其不同於「哥倫布」的視野。再加上小說敘事比起上述的志略、軼事、傳贊、詩文等更具虛實交錯的特質，出現更多的衍繹空間。本節將討論《獅子血》裡如何在人物範式的轉移（paradigm shift），⁴⁶ 透過不同話語的连接、轉化與重組，變為晚

⁴⁵ 本文的「雜混」觀念屬一般意義，不屬巴巴（Homi K. Bhabha）在後殖民脈絡下拓展的「揉雜／混種」（hybridity）觀，兩者的核心與立足點有所不同，無法等同觀之。不過，巴巴的「揉雜／混種」、「在之間」（in-between）、「擬仿」（mimicry）等觀點可做為筆者的思考方向。

⁴⁶ 所謂「範式」是指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嚴格根據一種或多種已有科學成就所進行的科學研究，某一科學共同體承認這些成就就是一定期限內進一步開展活動的基礎」，被視為「公認的模型或模式」（an accepted model or pattern）。可是，當範式的異常性（anomaly）趨增時，決策者「對異常的覺察就開闢了一個調整理性範疇的時期」，改變工具設定與法則，對相關學科理論進行根本性修正，突破原有規範與侷限，「是新範式對舊範式的勝利」。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 10, 23, 64, 147.

清版的「支那哥倫波」？

當「冒險」精神成為「新民」、「國民」等指標時，可以預見晚清小說界對冒險人物投射的期待視野。黃伯耀〈片帆影〉寓意「中國」的「黃漢生」便是一標準典型：人物違反「孔子遠遊之戒」、「背父出洋」，又抨擊「八股試帖者，消磨壯志之具」、「人苟升沈宦海，奴性自生」。航向香港時，「預購數式西衣，剪去野蠻辮子，為文明之公裝」。途中眼界大開，意識到「自由權利」、「海外文明」等，愈發「轉嘆內地政治不良」、「祖國同胞之屈處於不自由地位」。⁴⁷ 人物身上出現的新舊對照，無疑回應了作者自身提倡「冒險小說」時強調的功能教條：「轉移社會之杓柄者，其探險小說乎，其探險小說乎」、「轉移現象社會之聖經」。⁴⁸ 相形之下，《獅子血》並非單線式依循「小說革命界」的主導論述與規範訴求，反而層層雜混不同脈絡的話語，讓神魔想像、江湖游俠、尚武英雄、西方冒險等元素交融滲透，形塑曖昧複雜、曲折弔詭的人物形象，恰能反映學界正汲汲反思的「晚清現代性」所內蘊的複雜問題，⁴⁹ 遠超出〈片帆影〉的單一訴求，更能開啟豐富的冒險人物的形象。

首先，就人物的出身背景而言，《獅子血》的「支那哥倫波」繞過晚清小說界訴求的「新民」、「國民」等價值核心，卻導入中國的「俠義」脈絡，發揚清代普遍受到認同的「少林」與「武當」門派：⁵⁰「少

⁴⁷ 伯，〈片帆影〉，頁 59、55、57、62。

⁴⁸ 耀公，〈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頁 2、5。

⁴⁹ 關於「晚清現代性」，學者已陸續揭櫫其並非複製西方現代性的特徵，反而有自身錯綜複雜的內涵。王德威指出西方的衝擊並不「開啟」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而是使其間的轉折更為複雜，並因此展開跨文化、跨語系的對話過程；李歐梵指出不能只從精英的觀點來看待，牽涉到更多社群共同的想像以及各種脫胎於舊事物、舊文體的 *refunctionalization*。見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頁 15-34；李歐梵，〈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李歐梵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265-279。

⁵⁰ 「少林」、「武當」普遍被認為武藝高超與形象良好，如蒲松齡《聊齋誌異·武技》指出：

失怙恃」的二郎先到「少林寺」學習吐納內功與拳腳功夫，又「改扮道裝」到「武當山」習取拳法。（第5回，頁33-34）此「兩宗合一」的人物被置入杳無邊界的黃沙嶂，藉由蒼蒼茫茫、危機四伏的江湖意象與格鬥情節，放大行俠仗義的形象。在俠義化的脈絡中，小說又出現文化傳統的「瘋癲道人」形象：「五十年槁臥山中」的「瘋道人」約二郎到山上寺院指點迷津，委託「非十年不能復返」的江湖之約——到「崑崙」「探檢一遭」。⁵¹（第5回，頁35-36）從少林武當、江湖空間、寺院道觀到瘋癲道人，都可見到不同於西方冒險文本的「俠義」脈絡。⁵²不過，小說卻極顯「雜混」之能，在文學傳統中泛指靈氣仙山、天帝之所的「崑崙」符碼上，⁵³巧妙疊入近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北極」概念，由一批游俠鏢師、蘆葦水盜群組成的冒險隊伍搭著海龍號「從勃海繞過卑令海峽，進了冰洋」，（第5回，頁39）遂使原本偏向傳統俠義的「江湖世界」轉為西方冒險的「北極冰洋」。

當大漠荒原、寺院道觀等刻意「去地理化」的江湖世界與「地理化」的經緯、南北半球、五大洲、國別、海峽等空間符碼並存於文本時，必然形成一駁雜的時空觀。處於十九、二十世紀交接的關口，正

「拳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張三豐為內家」、文康《兒女英雄傳》「講家數為頭，數武當拳、少林拳兩家」。〔清〕蒲松齡，《聊齋誌異》（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上冊，頁895；〔清〕文康，《兒女英雄傳》（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3年），上冊，頁98。

⁵¹ 關於「探檢」一詞乃是清末由日本引進的新名詞，日文中的「探檢」即為現代中文「探險」之意。

⁵² 關於少林武當、江湖空間、寺院道觀、瘋癲道人等都是「俠義小說」重要的元素，可見陳平原，〈清代俠義小說〉、〈笑傲江湖〉、〈千古文人俠客夢〉（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頁71-95、187-228。

⁵³ 此如《水經注》指出：「《崑崙記》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淮南子》指出：「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後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河水〉，《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卷1，頁2-3；〔漢〕劉向，〈墜形訓〉，《新編淮南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卷4，上冊，頁289。

值各種價值思潮激烈震盪時，游俠、仙人、崑崙等神秘化的範式已無法支撐起民族（支那）的冒險文本。就晚清譯入的各種冒險小說，陸續出現各種有別於俠義小說的「航海+科技」、「世界秩序：東方（晚清、日本）與西方」等內容。⁵⁴「崑崙」符碼的轉變尤能反映知識系譜的轉變，時人對於「極地」漸有認識。若就報刊脈絡而言，陸續出現各種涉及北冰洋地理、天氣、環境、交通、語言的「探極」報導。⁵⁵於此脈絡，《獅子血》的北冰洋的描寫如「四圍的冰塊，有的孤枝挺立，如平地立根玉柱，有的眾峯歧出，如大陸峙座玉山，望時是皎潔晶瑩，撞時便堅凝犀利」，（第2回，頁9）不讓人意外。不過，《獅子血》鋪陳的並非北冰洋的地理知識而已，卻將北冰洋轉為「發現新大陸」的背景，比起廣為人知的晚清（翻譯）小說《冰山雪海》還早了一年，⁵⁶擴大晚清冒險文本的空間場景，具有里程碑之意義。

以「發現新大陸」的架構而言，我們或可推敲：若《獅子血》複製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敘事不過鸚鵡學舌，何以凸顯「支那」威風？晚清作者群普遍面臨的難題是：當「世界五大洲」已成既定事實，要讓人物發現怎樣的「新大陸」？明顯可見，諸多作者馳返文學傳統，如旅生《痴人說夢記》發現「仙人島」、碧荷館主人《黃金世界》發現「螺島」、陳天華《獅子吼》發現「舟山島」等「化外之地」。相形之下，《獅子血》的潛在「對手」是史實版的哥倫布，仙人島、螺島、舟山島都不足為競爭籌碼。根據「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⁵⁴ 李豔麗，〈東西交匯下的晚清冒險小說與世界秩序〉，頁186、188。

⁵⁵ 如1893年，刊於《萬國公報》第58期的〈西國近事：瑞威國：探極啟行〉；1897年，刊於《集成報》的〈探極奇聞〉、《時務報》第42期的〈探極述聞〉、《益文錄》1733期的〈探極談奇〉；1901年，刊於《清議報》第92期的〈探極誌聞〉；1904年，刊於《東方雜誌》第3期的〈探極迴聞〉等。

⁵⁶ 根據魏紹昌的考證，《冰山雪海》的版權頁雖署「李伯元」，可是卻非李伯元作品，應是翻譯小說。見魏紹昌，〈《冰山雪海》是冒名李伯元翻譯的一本假貨〉，《清末小說》第3期（1979年12月），頁1-4。

Influence)，後輩作者對於前輩具有競逐、爭雄、超越的欲望，⁵⁷ 往往另闢蹊徑，試圖突圍。以此理論觀之，《獅子血》展現的「探極」路線可視為一具有優勢的籌碼：「在北緯八十三度開輪，連走三月餘，進了八十七度的界內。」（第2回，頁9-10）此一緯度的安排堪稱合理，蓋因「北緯八十三度」乃是極北之境，位於格陵蘭（Greenland）以北的卡菲克盧本島，正是探極的起點。小說對於北緯八十七度的安排更見玄機，爬梳晚清的「探極」報導，1910年前尚未出現超越「北緯八十七度」的記述，⁵⁸ 一直要到1910年才出現超越八十七度、踏上北極的紀錄。⁵⁹ 因而，小說以尚未有人實際抵達的「八十七度的界內」，不失為一可同哥倫布競爭的籌碼。不過，《獅子血》的場景安排未必沒有破綻，從北緯八十三度到北極點遍佈冰洋與冰山，實無陸

⁵⁷ 關於「影響的焦慮」乃是指出後輩作者面臨前輩的「影響焦慮」猶如「分離性焦慮，同時又是一種強制性神經官能症的開始，此神經官能症也可以稱為對人格化超我——死亡的恐懼」。為克服己不如人的「摧殘性力量」，作家有與前人爭雄、甚至超越前人的欲望，進行各種防禦機制和鬥爭。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58.

⁵⁸ 1873年，丁韞良提及「探極」時只提及探險家抵達「北緯八十二度」：「有人乘輪船，直抵八十二度十六分」，並且概述北緯75-80度、80度以上的氣候與自然景觀概況；1906年，任保羅已提及北緯「八十五度」：「迄今，英、丹、美三國人繼之，有歷險至八十五度，始返者」；1908年，〈北極探險者及其到著之地點〉提及義大利人阿郭魯奇到達北緯86.33度。〔清〕丁韞良，〈各國近事：美國近事：探覓北極〉，《中西聞見錄》第13期（1873），頁253-256；〔清〕任保羅，〈無師自通地理科：通學報地理科：記探南北極之顛末〉，《通學報》第1卷第8期（1906年），頁254-253；〔清〕佚名，〈晴瀾閣談叢：（5）北極探險者及其到著之地點〉，《學報》第1卷第10期（1908年），頁150。

⁵⁹ 1910年，高葆真〈庫匹二探極家行抵北極記〉提及西元1707以降，探險家至多抵達北緯八十六度，一直要到1908、1909年，美國探險家庫匹（Dr. Frederic A. Cook）與匹爾利（Robert E. Peary）才闖入北極；1911年：〈北極探險之叢談〉與〈雜纂：北極探險之往跡〉都提及培利（即是高葆真所稱的「匹爾利」）成功探入「北極」事蹟。見〔英〕高葆真，〈庫匹二探極家行抵北極記〉，《大同報（上海）》，第12卷第23期（1910年），頁1-5；〔清〕丁義明，〈北極探險之叢談〉，《地理雜誌》第18期（1911），頁60-63；〔清〕佚名，〈雜纂：北極探險之往跡〉，《教育雜誌》第3卷第4期（1911年），頁22-23。

地，小說卻讓「支那哥倫波」探得「有土有泥，是天生的礬質，卻並不假」的平地。如此的失誤可能受制於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在冰山雪海中添入陸地，讓敘事者發出「可是支那的哥倫布了」的讚歎。（第2回，頁10、11）

若聚焦於人物的闡釋形式，可見「支那哥倫波」的形象不拘泥於單一固定的體系，跳脫單音專斷的軌跡。小說除折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形象外，又融合類似《魯濱遜漂流記》、《十五小豪傑》等因遇風暴觸礁而飄流到荒島的冒險書寫，展現駁雜交混的人物形象。以《魯濱遜漂流記》為例，自1898到1909年便出現多種譯本，⁶⁰其受到的歡迎可見一斑。就小說內容，《獅子血》出現人物靠採椰擊鳥充飢、石穴過夜、遭食人族襲擊、目睹人肉烹飪等，有著《魯濱遜漂流記》獵野為食、挖洞居住、發現食人族與人肉宴的痕跡。⁶¹《獅子血》安排探險隊在爪哇遇難，留下李大郎、查二郎、倪五、王七、嚴八等五豪傑「蛟口餘生，被風刮到此處（非洲）」，（第7回，頁50）遭遇擄人族、食人族、山神猛獅等，帶有《十五小豪傑》⁶²漂流到荒

⁶⁰ 該小說譯本有沈祖芬譯《絕島漂流記》（1898），秦力山譯《魯賓孫漂流記》（1902-1903），林紓、曾宗鞏合譯《魯濱孫漂流記》（1905）、《魯濱孫漂流續記》（1906），湯紅紱譯《無人島大王》（1909），袁妙娟譯《荒島英雄》（1909）。此參見崔文東，〈晚清 Robinson Crusoe 中譯本考略〉，《清末小說から》第98期（2010年7月），頁19-25。

⁶¹ 上述情節可見英文版：Daniel Defoe, *Oxford World's Classics - Robinson Cruso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4, 96, pp. 169-177. 該情節亦出現於晚清譯本，以連載於1902至1903年《大陸報（上海）》的《魯賓孫漂流記》為例，見〈第七回 荷手槍入山獵諸獸，驗足印設柵禦野人〉、〈第八回 見肘脰痛哭殘骸，除荆棘經營新洞〉，《大陸報》第4期（1903年3月），頁29-33、33-38；〈第九回 唱蠻歌人肉下濁酒，習英語異種結良朋〉第7期（1903年6月），頁39-43。

⁶² 1902年，梁啟超、羅孝高翻譯法國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的 *Two Year's Vacation*，譯名《十五小豪傑》，連載於《新民叢報》第2號（1902年2月）至第24號（1903年1月），光緒29年5月又由日本橫濱新報社活版部出版，重印多次。見鄒振環，〈《十五小豪傑》與所謂「豪傑」譯〉，《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頁165-167。

島、頑強奮鬥兩年的經歷，凸顯「西方少年的奮鬥精神，使中國學生深感激勵鬥志」的主旨：「學生放假時，不作別的遊戲，卻起航海思想。此可見泰西少年活潑進取氣概」。⁶³

做為中國較早有「冒險」類型自覺的《獅子血》在導向西方冒險譯本時亦融入自身的文學傳統，使得東西話語滲透交融，而非涇渭分明。小說第七、八回合描寫人獅搏鬥的場景，乃如彼時西方非洲冒險譯本如立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黑蠻風土記》、施登萊（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三洲遊記》常出現的片段，強化「非洲」的原始殘酷、艱辛危險的「異域」色彩。可是，在「人獅搏鬥」上，《獅子血》未如西方譯本中人物以槍擊獅的路線，卻採《水滸傳》「武松打虎」般的「赤手空拳」。⁶⁴ 若究及人物的形象安排，可見「支那哥倫波」的背景安排如「二郎」之名、父母雙亡、有一兄長、自幼習武、急俠好義等，相當程度呼應「武松」形象：排行第二、又名武二郎、父母雙亡、有一兄長、自幼習武、嫉惡如仇。跟經典化的「武松打虎」相比，《獅子血》並不模糊，從第七、八回「奮神勇獨鬥山王」、「勇二郎活剝巨獅皮」的回目即可見作者的謀篇佈局，讓手無寸鐵的二郎「將身一縱」，與獅搏鬥。獅子「兩隻前爪，搭在二郎肩頭，張口劈面來咬」，二郎則如「武松打虎」般「舉起拷桮大的拳頭」往獅背狂擊，發揮武松所無的內功，「只須一鼓氣」便「一身銅筋鍔骨」，「全身氣力，運到十指」，挖入獅身，「順勢一撕」，「直從胸前撕過背上」。整段人獅對峙的場景又時而閃過非洲譯本的影子，如描寫「圓睛拳爪金毛大獅子」咬嚼土人的場景：「張

⁶³ [法] 焦士威爾奴著，少年中國之少年譯，〈十五小豪傑〉，《新民叢報》第4號（1902年3月），第3回，頁8。

⁶⁴ [元] 施耐庵，〈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水滸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上冊，第23回，頁294-306。該片段描寫武松因醉後行經陽谷縣景陽岡，赤手空拳擊斃猛虎，名噪四方，受命為陽谷縣都頭。

開血盆大的口，咬死兩個土蠻，用足踏定了嚼吃」，（第 7 回，頁 56）如同《三洲遊記》「獅口銜一人似士兵狀」、「攫住士兵一人，恣意嚼其首」的情狀；⁶⁵ 二郎搏獅後取得當地人信任、被拱為非洲部落酋長的情節，猶如立溫斯敦於 1843 年 9 月在瑪波塔撒（Mabotsa）開槍射擊獅子時反被獅子撲上，「臂上牙痕凡十一處，皆洞穿其中，無異彈創，吁！亦危矣哉」，⁶⁶ 感動非洲居民，深受擁戴，乃是立溫斯敦取得非洲鑰匙的一大關鍵。

「二郎打獅」的情節透露一振聾發聵的訊息：讓非洲人談之色變的獅王在中國功夫面前只能「身軀攤（癱）軟，也合不攏，足爪也脫了力」，（第 8 回，頁 57、58）實與晚清的「睡獅醒吼」有振奮人心的異曲同工之妙。⁶⁷ 小說主標「獅子血」乃是為襯托副標「支那哥倫波」打獅的英勇形象，呼應晚清小說界宣揚的「偉大國民」、「冒險精神」等訴求。就剷除擄人族的戰場而言，發生於十九世紀的中外之戰與各種以「賽先生」為訴求的船堅炮利、聲光化器等實都可成為範本。以《獅子血》出現的「北緯八十七度」、「繞行地球」等內容，不見得無法處理類似碧荷館主人《新紀元》「汽學、電學、光學」的

⁶⁵ 〔美〕施登萊著，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述譯，《三洲遊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六四）》（臺北：廣文書局，1962 年），頁 10258。

⁶⁶ 〔蘇格蘭〕立溫斯敦著，史錦鏞語，沈定年述文，《黑蠻風土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臺北：廣文書局，1962 年），頁 9955。

⁶⁷ 1887 年，曾紀澤以「獅子」為意象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引發晚清文化界的「睡獅醒吼」風潮。關於小說界的迴響，如 1905-1906 年，陳天華以「過庭」、「星台」之筆名發表的小說〈獅子吼〉安排「睡了多年」的獅子「長號一聲」，嚇跑「虎狼」；1910 年，陸士諤《新中國》第四回標題——「催醒術睡獅破濃夢，醫心藥病國起沉疴」反映「催醒睡獅」的期許。〔清〕曾紀澤，「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Vol. 3 (Jan. 1887)，收入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年），頁 272-275；〔清〕過庭（陳天華），〈獅子吼〉，《民報》第 2 號（1905 年 11 月），第 1 回，頁 4；〔清〕陸士諤，《新中國》，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 年），第 4 回，頁 476。

現代戰場。⁶⁸ 可是，小說卻逆向處理，發揮中國說部的兵馬投槍與肉體搏擊之能事，人物挺起鏢槍「如神龍夭矯，條東條西，當著的，不是貫胸，便是破肚」，射起彈弓「粒粒都是鎗彈，著眼眼瞎，著肢肢斷」。（第9回，頁71）小說藉由遣兵調將、埋伏夾擊等敘述，打破以「賽先生」為指標的迷思，反映晚清小說複雜的取範途徑。

「雜混」技法確讓《獅子血》得以融合各種話語體系、書寫成規、文化心理，打破規範界線，當中隱藏著一無法掙脫的侷限：「支那」金箍咒。處於「瓜分慘禍」的晚清時局，《獅子血》亦如諸多同時代小說，無法逾越民族焦慮而急於反轉現實與重複「中國中心」的敘事，⁶⁹ 使得「支那哥倫波」先天性被「支那」的強迫性價值框限，錯失原可更進一步跳脫單一中心而達到眾「聲」喧嘩的契機。若以後殖民脈絡下的「揉雜混種」（hybridity）理論觀之，⁷⁰ 「支那」金箍咒顯而易

⁶⁸ 〔清〕碧荷館主人《新紀元》虛擬中國與西方的大戰，出動海戰知覺器、洋面探險器、流質電射燈等武器，如小說一開場便定位「十九世紀的下半世紀，是汽學世界；二十世紀的上半世紀，是電學世界；二十世紀的下半世紀，是光學世界。」見碧荷館主人，《新紀元》，《中國近代孤本小說精本大系》（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卷8，第1回，頁457。

⁶⁹ 此如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寫世界各國統領於「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前來「親臨致祝」；許指嚴《電世界》在「北極公園」中讓各歐美造型的建築如眾星拱月般圍繞著中國「春明塔」；陸士諤《新中國》安排「漢字」做為世界通用語：「無論英、法、德、奧、俄、美、日本，有學問人，沒一個不通漢文漢語。」〔清〕飲冰室主人（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新小說》第1號（1902年11月），第1回，頁4；〔清〕高陽氏不才子（許指嚴），《電世界》，《小說時報》第1期（1909年9月），第12回，頁42；陸士諤，《新中國》，第4回，頁480。

⁷⁰ 巴巴的「揉雜／混種」論乃是透過雜混塑造「在之間」（in-between）狀態，解決文化二元論的問題。他指出「文化差異的產生猶如威權符碼，衝擊價值與認同的準則」，因而「介入威權的操控」，使得「殖民威權的存在不再立即可見，其特殊認同也不再具有威權性」。巴巴曾表示：「我發展出雜混的理論，用以描述在政治對立主義或不平等之下的文化權力構造。雜混的策略揭露威權機制的離間活動，甚至揭露文化符號的威權刻印。」見 Homi K.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14. Homi K. Bhabha, 'Culture's In-Between',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 *Questions of*

見，在各種看似「雜混」的敘事話語中隱藏著以「支那」為優先的固定立場，從小說交代人物出身背景的「倒敘法」即可見端倪。以敘事角度來考量，小說若在一開端便採線性敘述報上人物家門，即能彰顯自幼習武的中國人物到海外探險的前因後果。可是，小說場景轉入歐洲後，才安排二郎於西班牙人海蘭面前倒敘自己的俠客養成、尚武精神等家門背景，更能因中西比較而產生價值差序，放大「支那」的光輝。在文學想像中，現實中的弱／強國子民產生錯位：西班牙人在中國人面前自慚形穢，慨嘆 1873 年西班牙國王退位實行「共和」體制卻因爭權奪利而功虧一簣，「無奈事與時違，因循到如今，共和兩個字，只成理想的名詞了」。（第 5 回，頁 39）海蘭的談話不乏自由、法律、權利、共和的反思，實是中國人的缺憾，可是在「支那」的強迫性價值中，卻由西班牙人物變為晚清政治批判的承擔者。「支那」訴求在小說結尾處更明顯：二郎當上「合眾國」統領，辦學校、設工廠，「人物並盛，氣象一新」，「隣近那些小蠻國，流水般都來歸附」，「雖說僻處偏隅，也算為中國人揚眉吐氣了。」（第 10 回，頁 81）作者愈是讓中國人物「揚眉吐氣」，愈是投射其無法逾越的「支那」金箍咒，只能重蹈霸權視野下的「強與弱」位置，錯失因「揉雜／混種」而能達到的「在之間」（in-between）或「另一方」（new,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的高度。

固然，《獅子血》出現無法擺脫的時代焦慮，可是卻有諸多無法掩蓋的突破。小說跳脫單音專斷的軌跡，援用民間傳說、通俗小說、翻譯文本等書寫成規，雜混游俠、道教、科學、冒險等，經由衍生連接與交融滲透，豐富了「冒險人物」的形象塑造。此小說在文學範式、價值思潮、文化心理的衍生裂變中，濃縮各種訊息，尤能反映晚清作者如何調動龐雜的知識資源，重塑人物可能的範式。

四、繞行地球：「東亞病夫」的正名

就空間場景而言，冒險小說訴諸的「瀛海誌異」不同於中國文學傳統的「蠻荒混沌、愚昧落後」或「鬼怪盛行、凶險可怕」的「異域」觀。⁷¹ 神秘輿地變為由五大洲劃分的地理路線，玄幻神魔的超自然能力變成科學冒險精神。⁷² 置於此視角，尤可反映《獅子血》的嘗試與突破，將「支那哥倫波」的「發現新大陸」置入「繞行地球」的架構，豐富晚清小說的「世界」想像。本節將分析此「繞行地球」的敘事手法與其對晚清困境的回應。

就歷史脈絡而言，哥倫布自 1492、1493、1498、1502 年啟程的四次航行，乃是橫渡大西洋，抵達聖薩爾瓦多、古巴、西班牙島（又名聖多明各，即海地島）、多明尼加、牙買加、千里達、宏都拉斯、巴拿馬等，⁷³ 促成「發現新大陸」的視角。從《獅子血》的空間場景而言，「支那哥倫波」並不踵隨哥倫布的航行路線，反而涉及更多屬於後哥倫布時代所掀開的「地理大發現」格局，自美洲到歐洲、亞洲、非洲等地，構成「繞行地球」的架構。就小說人物的形跡而言，人物闖入北冰洋後行經美國，「開到墨西哥海灣，在海中拋錨，用划子渡到岸上」，船隻「開進大西洋，到了西班牙」，接而到「亞洲的東南，美洲的西方，非洲的東方」的爪哇，（第 2 回，頁 15；第 3 回，頁 25；第 1 回，頁 1）與蛟龍纏鬥失利後又被狂風刮到非洲內陸，反映小說對五大洲、經緯線、南北極、非洲內陸的掌控。

⁷¹ 沈慶利，〈現代中國異域小說之界定及發生發展概況〉，《現代中國異域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9。

⁷² 顏健富，〈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從「文學視角」觀察晚清小說的「世界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1 期（2012 年 9 月），頁 21。

⁷³ 此可參照：Samuel Eliot Morison, Erwin Raisz and Bertram Greene,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Time Inc., 1962), pp. 147-159; 148-374; 375-496; 563-640.

顯然，小說場景的路線圖涉及後哥倫布時代所開啟的世界版圖，恰可以晚清小說作者頤瑣《黃繡球》的人物對白做註：「你看哥倫布不過一個窮人，單身萬里，四度航海，才尋著一塊新世界；瑪志尼撐一隻小船，繞過地球，冒了萬死，三年功夫才開通太平洋航路；立溫斯頓探險到亞非利加洲的內地，進了沙漠，蒙了瘴癘，同那土蠻猛獸交鬥，幾十年不怕不怯，才能叫那非洲全境歸他英國所關」。⁷⁴ 由此而觀，《獅子血》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基調上，更進一步疊入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晚清譯為「瑪志尼」）的「繞行地球」、英國探險家立溫斯敦的「開通非洲」，蔚為「中國→北冰洋→美國→墨西哥→西班牙→爪哇→非洲」的空間場景，涉及亞、美、歐、非等，唯一未被場景化的「澳洲」也在敘述者提及「爪哇」的地理方位時出現：「（大洋洲）從天然地勢，分為三部，一名馬來西亞，又名東印度；一名澳大利亞；一名波羅尼西亞」，儼然浮現「世界五大洲」的版圖，將文學傳統的「異域」推到新「世界」觀，遠遠超越〈片帆影〉從中國航向香港、新加坡、緬甸的「南洋」路線。即使是跟彼時的航海冒險譯本相比，不見遜色，直逼《世界一周》「敘葡萄牙人麥折侖以冒險性質，誓必環遊地球，開闢殖民地」的「環遊地球」路線。⁷⁵

⁷⁴ 頤瑣，《黃繡球》，第16回，頁311。同樣的訊息也反映在《黃繡球》第27回（頁399）：「豈但是哥倫布，要能把那一處做得同我們這裡一樣，簡直是開通太平洋航路。為兩半球鑿成交通孔道的麥哲倫！漸漸的一處一處做開去，都成了我們的殖民地，不更就是英國的立溫斯頓開通非洲全部的本領嗎？」

⁷⁵ 關於《世界一周》的「環遊地球」路線，可見商務印書館刊於《申報》的廣告：「是書敘葡萄牙人麥折侖以冒險性質，誓必環遊地球，開闢殖民地。為西班牙王所信用，率其徒分乘五舟，放大西洋而南。數數瀕危絕食而無退志，搜索群島土人，為之演說基督教。乃末至麻喇甲，竟斃於土蠻之手。其徒耶斯比繼之，乃克償其未了之志。至今南美洲麥哲倫峽，幾千百年尤虎虎有生氣。閱之令人作乘風破浪想也。」見〈上海商務印書館續出最新六種小說〉廣告，《申報》，1907年8月22日，版5。該敘述有失誤，麥哲倫並非在大馬的「麻喇甲」被殺，而是在菲律賓島嶼被殺。

在「繞行地球」的架構上，《獅子血》不止於空間路線的擴大，也出現敘事手法的創新。小說採不同於傳統線性敘述的倒敘法，行文抽離「話說」、「且聽下回分解」等說書人口吻，隨人物視線而推進情節，技法雖未臻成熟，可是比起諸多「語氣未完，戛然中止」或「割裂回數，約倍原譯」的作品，⁷⁶ 更具完整性。小說以倒敘法安排事件順序：人物的最後第二站乃是小說敘事的起點，間中插入北冰洋、墨西哥、西班牙等場景，然後回溯中國人物的出身背景，再發展到最後的非洲場景，呈現不同於「故事時間」的「敘事時間」。「倒敘法」可從故事時間的「中間開始」或「結果開始」，⁷⁷ 就晚清小說而言，從「中間開始」比類似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的「結果開始」更能打破故事時間，「使故事時間呈現兩段式的分割狀態」：⁷⁸

A：故事時間：中國(1)→北冰洋(2)→墨西哥(3)→西班牙(4)→爪哇(5)→非洲(6)
B：敘事時間：爪哇(5)→北冰洋(2)→墨西哥(3)→西班牙(4)→中國(1)→非洲(6)

《獅子血》的倒敘法打亂人物自中國出發到北冰洋再「繞行地球」的事序，出現 5→2→3→4→1→6 的編排，未必能切合時人的閱讀習慣。寅半生便曾誤解小說的結構：「第六回起首敘入德拉村，與

⁷⁶ 新小說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無頁碼；威爾奴著，少年中國之少年譯，〈十五小豪傑〉，第 1 回，《新民叢報》第 2 號（1902 年 2 月），頁 8。

⁷⁷ 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昆明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32。

⁷⁸ 黃錦珠分析吳趸人《九命奇冤》時已指出：「倒敘只是將因果的前後次序倒裝，使果在前而因在後，並未割裂故事的時間流程，《九命奇冤》的寫法卻是割取故事中間的某一時間點，首先敘述這一時間內發生的人事，而使故事時間呈現兩段式的分割狀態。」黃錦珠，〈創作活動中小說觀念之轉變〉，《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頁 354-355。黃氏所謂的「割取故事中間的某一時間點」實也是「倒敘法」的其中一種。

前回並不接筭，忽疑另起爐竈」、「第七回寫查二郎等五人，忽從天而下，遂成後半篇文字」。⁷⁹ 事實上，寅半生看到 B1 突然進入 B6 的是敘事進程，從事序而言，第六回「德拉村」（A6）承接第一回的爪哇場景（A5），不構成「前回並不接筭」的問題。查二郎等人降落非洲（A6）實承接第一回被天龍橫掃到非洲的爪哇場景（A5），亦非「忽從天而下」。梁啟超曾如此評述自己翻譯的《十五小豪傑》：「觀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墜五里霧中，茫然不知其來由」。梁雖頗能欣賞「一起之突兀」的結構——可促成懸念、疑惑等效果，可是也意識到其不合於中國傳統的敘事模式，時而插入具有暗示、解釋、提醒性的說書人語氣，如「敘了兩回，到底這船為何事欲往何處？緣何只有這幾箇孩子？讀者悶葫蘆已打得不耐煩了，第三回便當說明，先洩漏一點消息，以慰看官之望。」⁸⁰ 相形之下，《獅子血》雖也安排暗示性文句：「說了半天，究竟這船是從支那那省來，到何處去，是做什么事」，（第 1 回，頁 6）可是暗示後又出現讓讀者「墜五里霧中」的北冰洋、墨西哥、西班牙等場景，一直要到第五回才讓人物自報家門，以梁啟超之語便是「讀者悶葫蘆已打得不耐煩了」。

以十回合篇幅寫成的《獅子血》，每回濃縮或並置一兩樁奇風異俗，如第一回「爪哇島死鬥天龍，夜光國生擒海豹」述及爪哇與北冰洋的各種奇觀，表現快速且明確的「獵奇」節奏。此一「獵奇」筆調從 17 世紀傳教士艾儒略《職方外紀》通篇出現「聞所未聞」的「奇事」、「奇人」、「奇物」、「奇器」、「奇獸」、「奇觀」等，到 19 世紀末袁祖志《談瀛錄》、王韜《漫遊隨錄》的「域外奇景」，⁸¹ 屢出不窮，

⁷⁹ 寅半生，〈《冒險小說》獅子血〉，頁 469。

⁸⁰ 威爾奴著，少年中國之少年譯，〈十五小豪傑〉，第 2 回，《新民叢報》第 3 號（1902 年 3 月），頁 8。

⁸¹ 相關討論可見鄒振環，〈《職方外紀》：世界圖像與海外獵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4 期，頁 53-62；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49-1908）》（臺北：麥田出版，2009 年），頁 153-

反映近代中國探向「世界」時「追奇獵異」的文化心理，恰可以晚清報人陳景韓（1878-1965）之語概括：「天下之境無盡止，天下之好探境者亦無盡止。我願共搜索世界之奇境異境，以與天下好探新境者共領畧。」⁸² 除文化心理外，「冒險」類型所潛藏的「獵奇」特質亦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如黃伯耀所言：「《魯濱孫颺流記》也、《蠻荒誌異》也、《蠻陬奮跡》也、《小仙源》也，與夫近出之《環瀛誌險》、《空中飛艇》等等，其範圍於探險小說之行徑者，無有不描巧矜奇，鎚幽鑿邃。」⁸³ 從時人宣傳《朽木舟》、《鐘乳觸腰》、《環瀛志險》、《魯濱孫漂流續記》等冒險譯本的廣告文詞即可見到「追奇獵異」的訴求：「詭怪之人物，魑魅罔兩，無奇不備，誠冒險小說中之特色者」、「共十二段，凡水火盜賊、蠻人凶獸，種種奇險，無不備具」、「挑少婦啟釁，襲擊土人，焚毀村舍等事。摹寫戰時情狀，均極生動酣烈，有聲有色」、「犯瘴癘、絕沙漠，饑渴而死，咸所不惜，讀之足以愧天下之牆聞者」。⁸⁴

在「無奇不備」、「種種奇險」的訴求下，《獅子血》「繞行地球」的架構展現各大洲的「詭怪之人物」、「魑魅罔兩」、「蠻人凶獸」、「絕沙漠」等「描巧矜奇，鎚幽鑿邃」的內容。《獅子血》先述及最後第二站——「爪哇」火山爆發、天搖地動、飛沙走石的場景，又召喚中國讀者熟悉的神魔想像——人蛟大戰，鏗鏘有力地替小說的「獵奇」場景掀開序幕。此「獵奇」因有經緯度、五大洲、瀛環人物、

239。

⁸² 〔清〕冷血，〈「世界奇談」敘言〉，《新新小說》第1號（1904年9月），頁1。晚清文藝刊物編者群或以固定專欄，或以連載方式刊登各種尚奇好異的文章，如《海上奇書》設有記載各國奇聞趣事和名勝古蹟的「臥遊集」、《新新小說》刊出伏鷲庵記述中西趣聞的〈奇觚〉一百則、《月月小說》連載上海知新室主人譯述世界奇人異相的「筭記小說」、《小說林》收錄陳鴻璧敘述西方奇聞屑談的「印雪簪簞屑」。

⁸³ 耀公，〈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頁3。

⁸⁴ 〈商務印書館續出最新小說五種〉廣告，《申報》，1906年7月16日，版5。

文化思潮的支撐而有別於文學傳統的「異域」想像，人物每入一國，敘事者必以俯瞰的視野、瀏覽的語調述及當地歷史地理與文化風俗。此如第一回鋪述「爪哇」的位置、面積與天氣：「內中馬來西亞，一面跨著太平洋，一面跨著印度洋，尤為世界最大的島嶼」、⁸⁵「爪哇島同著婆羅門、蘇門答臘，算是群島中最大的三島」、「長六百二十英里，人口三百萬，倚山環海，物產充盈，天氣終年炎熱」，（第1回，頁1、2）乃是根基於歷史地理學的聲調口吻。

在新世界觀的介入下，看似寓言的空間卻被導入地理化的時空，如小說回溯人物離開中國後抵達的第一站——「夜光國」：「原來北冰洋中，有座丹麥國的屬島，名為哥里蘭」，「幅員六萬八千八百英方里，丁口約七里有一人，共總九千三百人。氣候嚴寒，山頂積雪，四季化不到十幾天。每年從十一月起，到明年正月止，三個月內，無明無夜，只微微幾點星光。過了正月，朦朦朧朧，便可見些月光」。（第2回，頁6-7）文中的「哥里蘭」乃是格陵蘭（Greenland）。敘事者以地理方位、面積、人口、天氣、政治（屬丹麥領土）等揭開「夜光國」的面紗，甚至指出冬天出現數月的「極夜」現象。小說對非洲沙漠的自然奇觀有更生動的描寫，透過聽視覺意象與運鏡取角，展現「海市蜃樓」的景觀：「霧影裏面有步行的，有騎駱駝的，按隊徐行，有來衝擊的樣子。只看那些房屋，似著地，又似懸空，似有人，又似無人，朦朦朧朧的不甚分明」，「遙望霧勢越推越濃，人馬也越顯越多。東南風漸吹漸緊，沙塵起有十數丈高下，天上日光，淡淡的成了黃色」。（第9回，頁66、67）藉由忽近忽遠的距離方位、漸暗漸明的光線亮度，勾勒煙霧瀰漫、塵土飛揚中的海市蜃樓，反映相當的寫景功力。

⁸⁵ 文中「馬來西亞」非指向今天的馬來西亞（此國名的出現乃是在1963年，由馬來亞、沙巴、砂拉越與而後退出的新加坡組成）。按其上下文，「馬來西亞」指向今日的「印度尼西亞」。

就「追奇獵異」的線索，《獅子血》有特定的著重與偏好。人物遊覽「博物館」時顯得興趣缺缺、無精打采，僅有兩行文字：「有專養水族的，有專養陸地動物的，有植物的花圃，有礦產的陳列所，分門別類，一時也看不清，只約略望了一望。」（第2回，頁15）但凡觸及民間冶遊文化時卻有天壤之別，小說第二至四回「入角場豪客顯神威」、「拋石白千人失色」、「折牛角萬眾驚心」、「顯身手地主致殷勤」，鉅細靡遺地勾勒墨西哥「角力場」與西班牙「鬥牛場」。在墨西哥「角力場」（舉重場）的場景中，分成「單手」舉啞鈴與「雙手」挺石白，符合西方十七世紀末崛起的「啞鈴」與「槓鈴」舉重運動，如1896年創辦於希臘雅典的第一屆奧運會、1904年辦於美國聖路易的第三屆奧運會皆分成「單手」與「雙手」舉之項目。⁸⁶ 西方舉重未必為晚清讀者熟知，小說詳細鋪述場地規則，帶領讀者一窺究竟：中間「高高砌就一座土台」的是舉重台，四周「一級一級，砌了看台」乃觀眾台。「啞鈴」競賽則為各舉一啞鈴，「揀前後左右，高低上下，伸縮了半天，平放下地」，「石白」競賽則是「雙手齊舉，離地兩尺餘」後再放下；（第3回，頁18）又如西班牙「鬥牛場」的場景，呈現鬥牛文化、場地設計與競技規則等：「每年夏秋數月間，此會尤盛」，相偕到「大圓形，周圍繞以迴廊，廣大可容萬人」的鬥牛場。場內六、七人各執一布攔阻牛隻，促使「牛性發，狂奔亂躡」，馬上伶人「舞起大叉，迎著牛便刺。牛見叉來，側身躲過，便低著頭，把角來頂馬腹，馬見牛來，一蹤步，讓過一邊……照這樣，來來往往，鬥了一回。」（第4回，頁26、27）如此描寫遠比「約略望了一望」的博物館詳盡，更能讓讀者一覽國外的舉重競技與鬥牛習俗。

《獅子血》的獵奇筆調固然依憑文化風俗、歷史地理學等知識，

⁸⁶ 關於西方舉重的起源歷史，可見“History of Weightlifting”，<http://www.teamusa.org/USA-Weightlifting/Weightlifting101/History-of-Weightlifting.aspx>（檢索日期：2013年8月12日）。

可是旨不在於平鋪直敘的紀錄，反而渲染一幅幅詭譎瑰奇的場景，使得小說文本浮現一股虛實相控的張力。以爪哇場景為例，當小說出現「鼻端聞的硫磺氣」、「幾萬道瀑布，經著刮天刮地的大風，從空中直送下地」等火山爆發、海嘯突起的自然景觀時，又以生動逼人的意象如「叢叢的毛際，許多鱗甲」、「張開血盆的大口」渲染「蛟龍」此一「蜿蜒飛舞而來」的「龐然怪物」；（第1回，頁3、4、5）由經緯度標誌的北冰洋場景出現「性格尤其凶猛」的海豹「分波踏浪」、「四面亂頂亂撞」的奇觀：「北冰洋變了哭冰洋，只聽號號淘淘的哭聲」；（第1回，頁7-8）墨西哥舉重場出現各種出神入化的「舉重」技術：「用連環棍的法子」將啞鈴「舞了一們」，舉起石臼「逐個拋上，逐個承住」、「拳打足踢，沒有一個出欄」；（第3回，頁19、21-22）西班牙鬥牛場合出現失控的災難場景：「極肥極偉極純黑」的水牛挺著「一尺七八的角迫著人，趕著馬」，「牛的吼聲，馬的嘶聲，人的喊聲，還是盈天動地」。（第4回，頁29、28）最怵目驚心的是非洲部落「各家灶邊，無數死屍」、「壁上骷髏，用索貫串倒掛著，肉已刮盡」、「滿地濃濃的血跡，迎著日光閃閃爍爍的，條紅條紫」。（第10回，頁73）四分五裂的骷髏、剔盡的筋骨、冒煙的鍋子等聳動的意象與濃烈的色彩，無不挑動讀者的閱讀感受，放大奇觀性的瞬間。

《獅子血》的「繞行地球」架構潛藏著一股政治暗流，反轉晚清中國的「東亞病夫」之形象。「東亞病夫」始自西方，而後成為中國作者表述自我的難堪標籤，⁸⁷「繞行地球」正能提供國族改造的書寫架構：人物看似一步步遠離中國，實是透過空間距離的拉遠，投射「自我」與「他者」的對照，重探「中國」在世界的位置。黃伯耀〈片帆

⁸⁷ 關於「東亞病夫」符碼的轉變，可參照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頁1-44。

影〉安排來自「東亞病夫國」的黃漢生「假渡片帆之影以徜徉」，途中遇颶風，就在船客「惶恐萬分」時，「惟漢生游興正盛」，無畏無懼，登島探勘，撿得「明光光的寶珠數粒」，又獲島人贈送「大珠二顆」，⁸⁸ 終於在海外發跡變泰。小說過於側重政治批判，處處抨擊中國專政體制，反而忽略「冒險」情境的鋪寫。相形之下，《獅子血》更能在「東亞病夫」自我正名的過程中渲染冒險形象與奇境，如「支那哥倫波」在北冰洋「忽地翻身，半空只一旋」收拾海豹、墨西哥角力場「就椅上一縱身，飛上台中」力壓「四五十個角力家」、西班牙鬥牛場「手起處，把牛角執定」、非洲「忽地一挫，左腿平掃過去，恰還未收，右腿已連環飛出」征服攜人族。即或在爪哇不敵雙蛟，可是也展現「運全力到中指上，針一般刺入」蛟鱗的神勇英姿。（第3回，頁23；第4回，頁29；第10回，頁78；第1回，頁8）以此而觀，《獅子血》比起晚清諸多散漫的「鍊條型」結構更緊密相應，遍佈於各回合的奇觀片段殊途同歸，折射「支那哥倫波」的英姿。這些改寫「東亞病夫」的獵奇片段隱藏著更深層的結構：「救世者」。二郎等人一再降臨於天災人禍的狼籍場合，經由搏鬥、克服、解決等過程解決危機，再藉由當地人的瞠目結舌、五體投地、鼓譟歡呼等旁襯修辭，如「那裏來的大力！那裏來的大力」，（第4回，頁30）使得「東亞病夫」一變而為「救世主」的姿態。

當小說人物展現「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象時，仍可見現實的創傷對於文學反轉功能的制約。即或整部作品表現高亢樂觀的語調，面對喧騰的美國排華事件，⁸⁹ 筆調明顯收縮低沈，人物行經美國時因「禁工的條例十分苛刻」而匆匆繞開。按全文的敘事安排，作者

⁸⁸ 伯，〈片帆影〉，頁61、62。

⁸⁹ 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限制外來移民的排華法案，1902年又將原設有時限的排華法案無限延長，引發華社的憤慨。關於「排華」事件可參見張慶松，《美國百年排華內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實可安排人物闖入境內拯救華工，渲染「支那哥倫波」的威風。但是人物黯然離開，說明即或是「支那哥倫波」亦有無法負荷的經緯度。就在人物離開美國後，筆調柳暗花明、大開大闢，無論上刀山、下火海，都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從爪哇戰蛟龍、北冰洋擒海豹、墨西哥壓大力士、西班牙馴牛群到非洲剷食人族，無不回應「赤手空拳」闖蕩天下的敘事，共構出刀砍不進、槍刺不死、獅爪不入的「肉身萬能觀」。不過，此肉身不同於二十世紀初義和團可抵擋千軍萬馬的「肉身」——深信「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眾神仙」後，「肉身」即可避槍炮、閃火器，如〈閉火分砂咒〉顯示：「弟子在紅塵，閉住槍炮門，槍炮一齊響，砂子兩邊分」。⁹⁰ 二郎的「銅筋鐵骨」固然「只須一鼓氣，賽如練就的精鋼」、「便是干將莫邪，休想得動分毫」，但卻無法抵擋「槍砲的炸彈」。(第8回，頁57)小說又提及二郎的「銅筋鐵骨」乃是經由師出有名且代表正義的「少林」、「武當」派的訓練，同時結合可讓「肉身」去魅的「練其筋骨，習於勇力」的「尚武」論：「飯後練兩套八段錦，才纔好舒筋活血，擋得住寒氣」、「舞劍使拳，便把這件事，做天天的功課」，(第2回，頁12-13)得以從虛妄愚昧的脈絡轉入強種救國的脈絡，一掃「鬼躁鬼幽，蹣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的樣態，實踐「威力、奮迅、勇猛、大無畏、大雄」的訴求。⁹¹

由上所述，可見《獅子血》的「支那哥倫波」在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基調上疊入麥哲倫的「繞行地球」、立溫斯敦的「探入非洲」，蔚為「中國→北冰洋→美國→墨西哥→西班牙→爪哇→非洲」的空間

⁹⁰ 陳振江、程歡編，〈閉火分砂咒（懷來縣）〉，《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53。義和團的肉身任洋軍槍砲下不堪一擊，「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競衝頭陣，聯軍禦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佐原篤介，〈拳亂紀聞〉，收入翦伯贊等編，《義和團（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49。

⁹¹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二十·第十七節之續：論尚武》，《新民叢報》第29號（1903年4月），頁8；〔清〕譚嗣同，《仁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頁63。

場景，涉及亞、美、歐、非等，豐富晚清小說的冒險場景。就敘事手法而言，《獅子血》採取倒敘法，割裂時間的樣態，推進晚清小說敘事的進展。遍佈於各回合的獵奇片段不只是聳動詭譎的呈現而已，卻是有機的敘事效應，「支那哥倫波」的世界之旅變為「東亞病夫」在世界舞台上自我正名的過程。

五、開荒拓野：「非洲」場景的突破

隨著小說人物從美、歐、亞轉入非洲，《獅子血》從原本的「冒險旅行」轉到「開荒拓野」路線，恰能反映「冒險小說」的另一重要指標。本節聚焦於晚清作者普遍無法掌控的「非洲」場景，評估《獅子血》可能蘊含的文學史意義，進而探及「開荒拓野」的內容，反思「支那哥倫波」對於「哥倫布」殖民暴力的翻轉／重蹈。

就晚清的冒險譯本，常可見人物冒險遇難後「開荒拓野」的敘事，如《澳洲歷險記》「或伐木，或事礪磨……倘畏勞自隳墮，又何以為國家闢興殖民之事？」《霧中人》「眾既至墳所，用土人之力，隨地覓墳」，⁹² 凸顯「殖民」、「覓墳」等關鍵詞，恰能契合晚清作者替動盪家國「闢興殖民」的期待視野，如旅生《癡人說夢記》發展「農工各藝，次第開創」的仙人島、陳天華《獅子吼》開拓「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雛本」的舟山島、碧荷館主人《黃金世界》構築「有條有緒，貿易日旺，船舶越添越多，海上運送權，便分了歐人片席」的螺島。⁹³ 這些小說缺乏「冒險」類型的經營，遂使人物到「化外之地」重建

⁹² 〔日〕櫻井彥一郎著，金石、褚嘉猷譯述，《澳洲歷險記》（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頁18-19；哈葛德著，林紓、曾宗輦譯，《霧中人》（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年不詳），卷上，頁30-31。

⁹³ 旅生，《癡人說夢記》，《繡像小說》第53期（1906年4月），29回，頁1；陳天華，《獅子吼》，《民報》第7號（1906年9月），第3回，頁1；碧荷館主人，《黃金世界》，收入吳組緬、端木蕻良、時萌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小說集四》（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一可反轉「舊中國」的新世界時，更集中於政治批判，不太重視「冒險」細節的鋪寫。即或是以「冒險」類型為取向的〈片帆影〉，全文只以一兩行文字交代人物的「發跡變泰」，缺乏「開荒拓野」的方案。

相形之下，《獅子血》將「開荒拓野」的場景設置於「非洲」場景，難度更高。普遍而言，晚清作者對「非洲」的描述偏向抽象的說明教誨，⁹⁴ 即或少數觸及非洲場景，大部分以幾筆帶過，籠統概略，置入他洲亦無不可。⁹⁵《獅子血》觸及晚清作者尚難處理的「非洲」場景，自第六回「為游湖忽入奴隸場」迄第十回「以武定國以文化民」，探及非洲民族、文化、體制、風俗，勾勒非洲沙漠、部落與奴隸市場，佔全書一半篇幅，堪稱晚清小說創作中最詳細的「非洲」書寫。《獅子血》的非洲實景奠基於時人對非洲歷史、地理、風俗、政治、經濟的認識，如描寫阿拉伯人將非洲人捆成餛飩般以駱駝偷渡到河邊的景觀，在 1893 年《中西教會報》的〈非洲禁止販奴〉已有報導：「迄今，非洲東岸阿喇伯人已不能來往自如。去歲夏日，曾有駱駝一萬頭，所掠之奴四千人，由內地經北海口而去」。⁹⁶ 核對歷史演進，1822 年，西方簽署禁止奴隸西進的貿易條約後，由荷英控制的西岸路線稍得抑

第 20 回，頁 675。

⁹⁴ 晚清作者固然已能掀開世界各大洲的場景，可是，「非洲」遠低於亞、歐、美洲，如旅生《癡人說夢記》以「只因黑人愚，白人智，所以黑人受白人的凌虐」宣揚「優勝劣敗」的道理，許指嚴《電世界》以「非洲腹地農業也非常進步」說明科技對農業的貢獻。見旅生，《癡人說夢記》，《繡像小說》第 51 期（1906 年 2 月），第 27 回，頁 1；高陽氏不才子，《電世界》，第 9 回，頁 32。

⁹⁵ 吳趼人《新石頭記》描寫人物獵鵬時從中國到非洲「四面無涯」「茫茫的一片沙漠」、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讓人物一路苦尋「搭印度皇后輪船到非洲去」的妻子、碧荷館主人《新紀元》安排「從大西洋繞出南非洲好望角一帶」的戰爭路線，都顯得籠統，較難見到具體的「非洲」實景。〔清〕吳趼人，《新石頭記》，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 年），27 回，頁 315；〔清〕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繡像小說》第 28 期（1905 年 3 月），第 10 回，頁 3；碧荷館主人，《新紀元》，第 4 回，頁 486。

⁹⁶ 〔清〕佚名，〈非洲禁止販奴〉，《中西教會報》第 3 卷第 25 期（1893 年），頁 29。

制，但由阿拉伯人掌控的內陸卻因東非沿海地區種植園的需求而益發猖獗，⁹⁷ 小說呈現由北往內陸遷動的路線正是阿拉伯人的勢力所在：「阿拉普人，性情兇暴，每每結隊，到外巡邏，見物便搶，逢人就擄」，又鋪寫「幾百個土人，擁著一個首領，不事耕作，只靠搶擄」的場景，（第 6 回，頁 42、46）反映彼時非洲部落集體擄拐、兵戎相見的情狀：「煽動、有時甚至是直接幫助當地的一個部落對另一個部落發動戰爭，於是戰擄便成了阿拉伯人的財產。」⁹⁸

以小說安排的路線而言：北部德拉村落的少年加富倫被阿拉伯人擄拐，「渡過諾伊爾河」，運到「奴隸販賣場」，又「渡了三條大湖，前面正是烏迦達」，經由奴隸市場的首長與買家「嘈嘈雜雜」地交易販賣，又逢「烏迦達西北面，有地叫做鄂薄」的惡漢劫擄，「披枷戴鎖，跟到鄂薄」。（第 6 回，頁 43、46）此路線暗藏著魏源《海國圖志》、林則徐《四洲志》、徐繼畲《瀛寰志略》等已掀開的非洲地理學：「諾伊爾河」乃是時人稱為「泥祿河」的尼羅河（Neil）、「烏迦達」則是尼羅河往北流入的非洲內陸的「烏干達」（Uganda）、「鄂薄」乃是烏干達北面、時人多稱為「阿伯西尼亞」的埃塞俄比亞；⁹⁹ 以小

⁹⁷ 關於非洲的勢力版圖，可參照徐繼畲的著述：「其北境古多名國，今皆回部。東境沿印度海，迤北回族與黑夷雜居，迤南皆黑夷，有葡萄牙埔頭。南境銳入大南海，地盡處之岌嶮，俗名大浪山，為歐羅巴東來必由之路，有英吉利埔頭。西境沿大西洋海，迤北大漠橫亘，迤南皆黑夷，有英、佛、米、葡、荷、噠諸國埔頭。其中央，迤北皆沙漠，間有回族，沙南乃見壤土，有黑夷部落。」徐繼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阿非利加》，頁 264。

⁹⁸ R.W. Beachey: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Slave Trade of Eastern Africa* (London: Rex Collings, 1976), p. 21.

⁹⁹ 關於「尼羅河」，林則徐〈依揖國〉提及：「國中多河道，最長者奈爾河」、魏源〈小西洋利未亞洲各國志〉提及：「利未亞洲之泥祿河，自西至東，逆行八九千里而入地中海」；關於「埃塞俄比亞」，郭嵩燾《使西紀程》提及：「隔海為阿伯西尼亞，蓋番土也」、林則徐〈阿邁斯尼國〉提及：「阿邁尼司國」的疆域「向聞此邦舉動狂狃，無異野人，近始知傳言過實」。
〔清〕林則徐，《四洲志》（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 30、33；〔清〕魏源編，《海國圖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頁 1300；〔清〕郭嵩燾、劉錫鴻著，王立誠編，《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頁 37。

說安排的場景而言，部落婦人步入蛇堂「一步一拜，嘴裏喃喃」，全身赤裸地對「龕前屏後，樑上柱下，或昂首，或翹尾，或承塵盤，或貼地游」（第10回，頁75）的蛇群頂禮膜拜景觀，可從彼時岡本監輔的〈亞非理駕諸國記〉找到對應：「獨尊蛇蟒，見蛇則拜，納之蛇堂……有數萬蛇，其大者，至一丈二三尺。室內架木，便群蛇升降。土人詣者，皆裸體入室拜伏，使蛇纏其身。」¹⁰⁰

就中國小說史而言，固然，《獅子血》的「非洲」場景不同於虛擬想像的「化外之地」，頗有「開闢疆土」之功。不過，若就晚清的冒險譯本，實已出現各種「非洲」場景的鋪寫，¹⁰¹ 其中最能跟《獅子血》以「奴隸解放」的「非洲」場景做為對照的是兩部非洲探勘記：十九世紀中葉到非洲傳教且以解放奴隸、教化非洲為職志的立溫斯敦以及曾於七〇年代潛入非洲內陸尋找立溫斯敦的《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戰地記者施登萊。¹⁰² 兩人的非洲記述——*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與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都曾譯入晚清中國：《黑蠻風土記》與《三洲遊記》，輾轉由各出版社結集、叢書輯錄或報刊連載，¹⁰³ 提高二書的流通與傳播度。若仔細比

¹⁰⁰ 岡本監輔，〈亞非理駕諸國記〉，《萬國史記》，第3冊，卷6，頁12-13。

¹⁰¹ 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一系列以「非洲」為場景的小說如《埃及金字塔屍記》、《霧中人》、《蠻荒誌異》、《斐洲煙水愁城錄》，描寫人物闖入非洲廢墟、探索寶窟迷藏或身世感情，顯得曲折離奇、虛幻飄渺。

¹⁰² 晚清論者對此有所掌控，如王韜指出：（列文斯敦）「同治辛未，在南土之渥吉集，得遇美國人斯坦利，把臂歡然，恨相見晚」、郭嵩燾《巴黎與倫敦日記》提及：「倫敦《特力格訥菲》新報局與美國紐約之《赫拉爾得》新報局遣人探阿非利加中土，起自阿非利加之東曰桑希巴爾，經西出鋼戈江，計程約萬餘里，周歷至三年之久。英人屢次游探不能入，至是始一覽其全。」見王韜，〈探地記〉，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頁9954；郭嵩燾，《巴黎與倫敦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冊6，頁339。

¹⁰³ 關於《黑蠻風土記》：先有「立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著，史錦鏞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 1879年？刊本」，1891年收入王錫祺輯編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2帙第9冊，20世紀初上海商務書局重印，改名《泰西風土記》；關於《三洲遊記》：1883年先於上

對，《獅子血》的非洲場景可於《黑蠻風土記》、《三洲遊記》見到端倪，如《獅子血》第六回「為游湖忽入奴隸場」描寫人口擄拐、奴隸買賣的場景，《黑蠻風土記》、《三洲遊記》多有勾勒：「土人以販鬻人口為生意之一宗，官不禁，故人亦不諱，洵惡俗也」、「貧家力微，生子女不能鞠養，亦來市中呼賣，其價甚廉……闔村遇暴，盡為敵人擄去。」¹⁰⁴ 在文字敘述上，也有不少對應之處，如《獅子血》第七回「得嚮導閒觀瀑布」描寫險峻的瀑布：「大山聳峭，中間劈分一條界線，從界線中，飛下一匹如霜如雪、如湍如濤的瀑布」，只能「領眾回身」（第7回，頁54），如同《黑蠻風土記》的瀑布景觀：「瀑布仍傾倒，晝夜無停聲，下流甚速，高處猛瀉……上流猛激至此，又束之不得暢行，故島相接處，水勢愈湧……舟行或趁勢不及退縮，往往傾碎沈覆」，只能「群引登岸」；¹⁰⁵《獅子血》鋪寫非洲人因嗜殺成性而導致斷垣殘壁、屍體遍野的景觀：「亂草中倒著幾個死屍，有的胸前躺（淌）血，有的頸項開個窟窿……二三十所草房，十九是坍塌倒壁，一二處完善的，裏面連雞犬都沒有影。籬邊樹下，恰又見些死屍，七橫八豎的，倒臥在血泊裏」，（第7回，頁54）近似《三洲遊記》的血腥場景：「滿地殘骸，死亡枕藉，各處村落渺無人迹，屋宇摧毀，無非斷井頽垣，且途中血蹟亂灑」。¹⁰⁶

經由上述譯本的比對，無論就解放訴求或場景鋪寫，都可見《獅

海教會刊物《益聞錄》連載，1891年收錄於《小方壺齋叢鈔》第12帙第10冊，1900年上海中西書室出版，改名《斐洲遊記》（標英人施登萊 Stanley 撰，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述）。關於二書的版本可參見鄒振環〈附錄一：晚清西方地理學譯著知見錄〉，《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頁396。鄒氏指出《斐洲游記》「出版後」曾於《益聞錄》連載，應為筆誤，實是「出版前」（第278至736期，1883-1888年）。另，本文內文採用上述著作連載出版時使用的「遊記」（非「游記」）寫法。

¹⁰⁴ 立溫斯敦著，史錦鏞語，沈定年述文，《黑蠻風土記》，頁10005；施登萊著，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述譯，《三洲遊記》，頁10265、10267。

¹⁰⁵ 立溫斯敦著，史錦鏞語，沈定年述文，《黑蠻風土記》，頁9962-9963。

¹⁰⁶ 施登萊著，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述譯，《三洲遊記》，頁10265。

子血》實有所承，或不宜放大其「開闢疆土」之功。不過，若就晚清創作，《獅子血》展現前所未有的「非洲」場景，也不應低估。只是，小說中的「非洲」場景未必為晚清讀者熟悉，多少侷限了《獅子血》應有的評價。以寅半生為例，迭有誤解，如指出「李大、嚴八、王七、倪五等五人，被海風刮入德拉村」，實是與「德拉村」有沙漠、河流之隔的「鄂薄」一帶；因漏讀「靈聖基」場景而無法正確判斷人物「力搏兩獅」後被奉為「靈聖基」村長；又批評「敘加富倫，竟不辭出力描寫，一似細為作傳者，實則加不過藥中之引耳」，¹⁰⁷「加富倫」的功能絕非「藥中之引耳」而已，實引出後五回非洲場景中最重要的「解放奴隸」的情節。持平而論，寅半生的誤解不完全是疏忽，部分肇因於小說尚未成熟的技法。「靈聖基」場景有語焉不詳之嫌，人物從「烏迦達」往「鄂薄」的路途突然插入「靈聖基」，「靈聖基」之名不似「烏迦達」讓人一目了然，又只出現一次，易被忽略。此外，作者前五回以「二郎」為主要視角，發展到非洲「德拉村」時變為全知觀點，交代加富倫進入沙漠時被擄拐到「烏迦達」、「鄂薄」後，巧遇被狂風捲來的中國人，才返回二郎的視角，較易造成「另起爐竈」的印象。

就在人物探入非洲場景後，《獅子血》原本的「冒險旅行」路線逐漸轉向「開荒拓野」。近現代中國慘遭列強瓜分的際遇使得晚清子民開拓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發展方案，對於殖民暴力有更多警惕，如林紓宣揚「冒險小說」時處處防備「盜劫」嫌疑：「彼盜之以劫自鳴，吾不能效也；當求備盜之方。備肱篋之盜，則以刃、以槍；備滅種之盜，則以學。學盜之所學，不為盜而但備盜，而盜力窮矣。」¹⁰⁸《獅子血》以「哥倫布」為取範的「支那哥倫波」在「開荒拓野」的軌道上步步偏離「哥倫布」。史傳「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事蹟固然

¹⁰⁷ 寅半生，〈（冒險小說）獅子血〉，頁470。

¹⁰⁸ 林紓，〈《霧中人》敘〉，收入哈葛德著，林紓、曾宗鞏譯，《霧中人》卷上，《說部叢書》初集（上海：商務印書局，1906年），頁1。

引發讚嘆，卻早已引發批判，¹⁰⁹ 1882 年，來華傳教的謝衛樓（D. Z. Sheffield, 1841-1913）雖為美化西方而揚善隱惡，如讚美哥倫布「功勛蓋世，名譽過人」，不過也揭發哥倫布「染當年之惡俗」、「將苗人○於西班牙為奴」的罪行。¹¹⁰

立溫斯敦的「非洲」方案恰是一可以翻轉哥倫布「殖民暴力」的範本。生於蘇格蘭的立溫斯敦於 1859 年探勘非洲內陸時發現尼亞薩湖（Nyassa Lake）周邊販賣奴隸的路線，呼籲英國政府派遣具有農藝、木造、經商、甘蔗製糖等特長者，與熟悉化學的醫生所組成的農耕團隊，試圖將奴隸路線變為結合農藝、教育、技術、產銷的「農耕示範區」。立溫斯敦表明唯有在尊重當地風俗文化的前提下，才能有效經營殖民計劃（colonization scheme），帶來進步與和平。¹¹¹ 根據筆者的追蹤，19 世紀後半葉，正逢歐美各界熱切關注立溫斯敦的下落時，晚清亦捲入其中。立溫斯敦迥異於殖民剝削的「解放教化」路線甚獲晚清人士的好感，幾無負評。¹¹² 就《獅子血》的非洲場景而言，以「教化解放」為職志的「支那哥倫波」從「哥倫布」往「立溫

¹⁰⁹ 早於公元十六世紀，西班牙歷史學家巴托洛梅（Bartolome de las Casas, 1484-1566）指控哥倫布設下圈套燒死、刺殺印地安領主，「屍體堆積如山」，「倖存者一律變為奴隸」，「男人被押到礦坑採金」、「女人派去耕作」、「男男女女因飢餓和勞疾而死」、「所到之處，總是施虐暴行，大肆屠殺。」Bartolome de las Casas, 'The Kingdoms of Hispaniola',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92), pp. 22-25.

¹¹⁰ 〔清〕謝衛樓著，趙如光譯，《萬國通鑑》，《叢書集成續編·史地類》（臺北：新文豐，1988 年），卷 4 上，頁 2。○為字體不詳。

¹¹¹ W. G. Blaikie, *The Personnel Life of David Livingstone* (New York: Harper, 1881), pp. 411-412.

¹¹² 隨著立溫斯敦的非洲記述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出版傳播，晚清湧現一系列宣揚悼念立溫斯敦的文章，如 1893 年《中西教會報》刊登〈教化非洲〉、〈非洲傳教救奴〉、〈非洲禁止販奴〉多以立溫斯敦為主軸。1903 年〔清〕沈惟賢與高尚緝《萬國演義》提及「立恒士敦」、1904 年《新民叢報》刊出〈大探險家立溫斯敦：開闢亞非利加洲：照片〉（見圖八）、1908 年《學海》創刊號刊出王桐齡的傳記小說〈中央亞非利加之蠻地探險，英國大探險家李秉鐸司徒雷之實地探險談〉等。筆者將全面蒐集時人對於立溫斯敦的論述，另文探討。

斯敦」的軌道靠攏。在開墾計畫上，人物「查明地畝，分撥耕種」、「勻分田屋」，試圖提高土地的經濟誘因，進而根除奴隸制度。又考量到非洲原料的提煉與流通問題，讓「略通機械」的人物「開個工廠」，「只須本地人用本地人物件，也就不至金錢外溢」；在教育啟蒙方面，聘請教習開設學堂，「讓他們念些書，懂些道理」。（第 10 回，頁 80）此一結合開墾耕種、實業發展、啟蒙解放的敘事，於焉浮現立溫斯敦式的「農耕示範區」。

在「開荒拓野」的方案上，《獅子血》有意調解因殖民發展而產生的歧見衝突，因而又訴諸道德教化，刻意強化人物自覺到非洲人「目前是畏威，不是懷德」的意識。不同於立溫斯敦的宗教意識，小說內蘊著「內聖外王」的模式，標榜人物的各式德行，如沿途埋葬因戰事頻繁而「七橫八豎的倒臥在血泊」的屍骨、被拱為酋長時卻住在「向來沒人住」的「空房」、火燒蛇堂時又唯恐「延燒民房，傳令四圍噴水」、征服敵營後強調「土蠻的地」終將「還給土蠻去管」。（第 8 回，頁 62；第 10 回，頁 75、80）人物征服薩樸達後即刻解放當地「整千個擄來的男女」，諄諄教誨：「改惡為善，或農或牧，或工或商，各務本等的生業，不去擄人，不去搶物」，使得「抄殺搶擄的惡習，變了急公尚義的美德」（第 8 回，頁 59。第 10 回，頁 77、81）凡此種種聖化的語調、動作與表情愈是矯情造作與不合常理，愈能彰顯「支那哥倫波」不同於哥倫布「鬻奴擄民」、「掠奪侵佔」的形象。

由於位置與立場的差異，《獅子血》比起立溫斯敦的「非洲」書寫又多出「物傷其類」的慨嘆，如寫非洲奴隸「頸項裏套上木枷，一根銬鍊，扣住了雙手，用鞭子一面敲打，一面呼喝」，「食不得飽，臥不得安」，（第 6 回，頁 43、46）心有戚戚焉，隱然勾勒海外華工的身影。¹¹³ 慘遭爪哇蛟龍橫掃的中國豪傑與受阿拉伯人擄拐販賣

¹¹³ 關於晚清文壇對華工的書寫，可見阿英，《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的非洲少年的相逢，可視為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¹¹⁴ 二郎替加富倫解開枷鎖、加富倫幫中國人舀水引藥，患難中相扶持的敘事想像顯得激勵高亢，反映弱國子民共同面臨列強吞噬時尋找出路的渴望。研究中非關係的艾周昌已注意到近代非洲的際遇讓屢遭瓜分侵略的中國人拓展唇齒相依的論述。¹¹⁵

固然，《獅子血》出現各種翻轉「哥倫布」殖民暴力的情節，不過，更深層觀之，其敘事安排仍不免流露自身的國族焦慮，時有扞格矛盾之處。在「探險、征服、開發」非洲的三部曲中，小說預設由中國人扮演的救世者／啟蒙者／解放者角色，即或一再訴求教化解放等，卻常在文字縫隙中不自覺地轉嫁列強的霸權視野。十八世紀下半葉，歐人為合理化販奴行徑，藉由科學塑造「黑人低人一等」的神話：「證明由於他們是劣等種族，所以命定要做優等種族的歐洲人的奴隸。」¹¹⁶ 小說中刻意誇大的非洲臉譜、食人文化與迷信風俗等，潛

1960)，收有小說、詩歌、散文、戲曲、講唱等。

¹¹⁴ 此參照詹明信 (Frederic Jameson) 的說法，「第三世界的經典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投射作家的政治抱負：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群體文化和整體社會受到衝擊的指涉。」Frede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in Diana Brydon, ed.,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545-553.

¹¹⁵ 此如艾周昌指出：「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不僅介紹了中國人早已知曉的東非和北非各國，還介紹了南非、西非和中非各國，並特別重視埃及、埃塞俄比亞等國的對外開放和改革。如林則徐就曾對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給予高度的評價。當非洲被帝國主義瓜分完畢之後，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便聯想到帝國主義『必須尋找一塊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領土和擴展殖民地；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東亞病夫』的中國，自然而然地成了這樣一塊用以滿足歐洲野心的地方。」艾周昌，《中非關係史文選（1500-1918）》（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5。

¹¹⁶ S. U. Abramova, 'Ideological, doctrinal,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UNESCO, 1979), p. 25. 其中，'Beginning of racism'一節 (pp. 23-25) 論及荷蘭醫生坎柏 (P. Camper) 透過人類與猿骨骼比較測量面部的方式判定非洲人面部接近猿而不接近歐洲人。其追隨者懷特 (C. White) 則利用不同人種的骨骼與猿類骨骼的區別，稱歐洲人在

藏著具有位階排序的二元架構，深化愚昧、落後、神秘的非洲人體標籤，如「拳毛倒睫，滲瀨怕人」、「猙獰醜惡，直無人形」，「都用獸脂，和了紅紅綠綠的顏料，塗在身上」。從非洲人的外觀、服飾、舉止等，以偏蓋全，放大奇觀性的瞬間，塑造「又臭又髒，真真是件怪事」的總體印象。（第 6 回，頁 44、46；第 8 回，頁 63）在獵奇與聳動的渲染手法下，小說中的「非洲」異域被揉搓為荒蠻的圖像，非洲人體標籤經由「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等差序被誇大／簡化、遮蔽／發明。

在「進化」的主導論述中，「文明」征服「野蠻」乃是歷史不可阻擋的意志，當中可能隱藏的殘酷暴力，卻被文明、希望、博愛等修辭遮蔽，反而更尖銳地揭示「內聖外王」與「殖民論述」之間的糾葛。二郎等人的殖民行為輕易受到合理化，如基於當地人「把人做作糧食，全沒有一點慈愛的心腸」而大肆屠殺，儼然變為「人類公理」的捍衛者：「你等不消害怕，我只殺害人的，同傷人的畜類」、「不去擄人，不去搶物，我決不殺你們的。」（第 8 回，頁 58）在寬恕德行的修辭語調上，隱藏著中國主導的霸權話語，實複製移植了現實中列強對付中國的手段，也使得「中非共同體」的位置變為「發話者」與「受話者」、「啟蒙」與「被啟蒙」的從屬位置。此如非洲少年加富倫一出場便是「越發驚慌，攤化在地」、「滿口牙齒，索索地戰個不住」。（第 6 回，頁 48；第 7 回，頁 48）可是在中國角色的調教下，「非洲病夫」一變而為可呼應「少年義大利」、「少年日本」、「少年中國」等近代思潮的「少年非洲」，¹¹⁷ 學會彈弓射術，自動請纓出

體質與智力上都優於非洲人。

¹¹⁷ 近代中西文化界輾轉傳遞的「少年」思潮，主要以青少年特質附會家國前景，或反映帝國主義的擴張，或彰顯滅國滅種的危機。關於晚清「少年中國」的文化意義與傳播路線，可見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249-276；中村忠行，〈清末の文壇と明治の少

征鄂薄族，潛入沙漠偵察敵營。人物不屈不撓地背著彈弓潛蹤前行的影子，潛藏著中國啟蒙論的視角。更明顯的是：非洲奴隸獲得解放後不願離去，渴望得到二郎的統治管轄；受到簇擁的二郎基於「土蠻不識不知，決管不了地方」（第 10 回，頁 80）而勉為其難、欲拒還迎地當上「合眾國」的統領。在刻意壓抑實又張揚的敘事張力中，《獅子血》愈是有意翻轉與反思哥倫布的殖民暴力，愈是洩漏不自覺的矛盾，透過各種德行標籤鞏固與合理化人物的從屬關係，隱約道出非洲的野蠻殘酷有賴於中國人物的啟蒙教化，反映晚清作者因國族焦慮而出現的創作動機與書寫成果的扞格矛盾。

六、結語

自《職方外紀》以降，各論者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哥倫布」的人格特質、豐功偉績、軼事趣聞、文化影響等，共構成近代中文界有關「哥倫布」的傳播與演變。奠基於此，本文探討《獅子血》匯集不同脈絡的話語，經由衍生、連接、轉化、重組的方式，蔚為晚清版的「支那哥倫波」。遽變的時代位置讓此小說得以進出各思潮體系、文學傳統、書寫成規，經由磨合頡頏、滲透交融，確立一能回應紛亂時代的人物範式。箇中並非簡單的「中與西」、「傳統與現代」、「德賽先生」等簡單架構的加減張合而已，卻有更為曲折複雜的依違離合，潛藏豐富的文本潛能。

從晚清時人的接受到作品後世的流傳，《獅子血》或非範本，不過處於百年後的位置卻可讓我們重探其內蘊與潛能。《獅子血》是中

年文学——資料を中心として〉(二)，《山辺道：國文學研究誌》第 10 號（1964 年 1 月），頁 63-81；關詩珮，〈哈葛德少男文學（boy literature）與林紓少年文學（juvenile literature）：殖民主義與晚清中國國族觀念的建立〉，收入王宏志編，《翻譯史研究》第 1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38-169。

國較早標上「冒險小說」標籤的作品，相比起 1908 年出現的另一篇「冒險小說」〈片帆影〉，無論在人物形象、場景空間、開荒拓野等「冒險」類型的指標，均有更多建樹。在闡釋人物的形式上，《獅子血》的「雜混」技法得以掙脫「新小說」文體的主導論述，跳脫單音專斷的軌跡，繞出德賽先生的單一系譜，開啟更多的可能性，絕非寅半生批評的「一粗蠻武夫」，亦非〈片帆影〉訴諸於權利自主、文明自由的人物所能比擬。小說援引民間傳說、通俗小說、翻譯文本、歷史地理學等書寫成規，又連貫俠義英雄、冒險人物等形象，確立起豐富且多元的人物範式。

若論小說的空間佈局，《獅子血》以後起的新世界觀衍繹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時，疊入麥哲倫的「繞行地球」、立溫斯敦的「探入非洲」等，形成「中國→北冰洋→美國→墨西哥→西班牙→爪哇→非洲」的小說場景，幾乎涵蓋「世界五大洲」座標，超越同時代小說的時空格局。《獅子血》描繪各大洲的自然景觀、歷史演進、地理分布、文化風俗、人種特徵等，豐富晚清小說的「世界」想像。在「追奇獵異」的筆調下，小說勾勒墨西哥的舉重場、西班牙的鬥牛場、北冰洋的北極光、沙漠的海市蜃樓等，又因根基於有所依據的新世界觀而有別於文學傳統的「異域」成規。遍佈於各回合的獵奇片段投射人物的矯健體格、英雄氣慨、尚武精神等，「支那哥倫波」的世界之旅實是「東亞病夫」在世界舞台上自我正名的過程，替積弱不振的中國人注入生機活力，塑造奮迅勇猛的民族標誌。

在「繞行地球」的架構中，饒具意義的是：《獅子血》觸及晚清作者普遍無法掌控的「非洲」場景。小說以逾半篇幅鋪寫非洲的部落體制、文化習俗、殖民方案等，勾勒奴隸市場、擄人族、蛇堂膜拜等，堪稱晚清小說中最詳細的「非洲」書寫。小說的非洲場景反映冒險小說的另一指標——「開荒拓野」，並且促成人物範式的另一轉調：「支那哥倫波」步步偏離哥倫布的殖民暴力，可視為立溫斯敦與儒家道德

教化的迴響，又藉由中非角色的同舟共濟，形塑「中非共同體」，反映弱國子民面臨列強吞噬時尋找出路的渴望。

總而言之，本文以「雜混、獵奇、翻轉」的視角切入，乃為彰顯何迴如何在「哥倫布」的取範上，經由各思潮體系、文學傳統、書寫成規的雜混交會、裂變轉化，重塑一可回應晚清時局的人物範式。寅半生的評論如「幾成兩橛」、「另起爐竈」、「一粗蠻武夫」等批評不盡公允，忽略《獅子血》層層揉合的人物形象、遍及各大洲的空間佈局與「冒險小說」類型的確立等貢獻。雖然，何迴因其無法置身局外的國族焦慮而出現若干矛盾或盲點，但卻無法遮掩其做為「泥磚匠」「堆堆砌砌」的用心。從「雜混化」的人物形象、「繞行地球」的空間場景到「開荒拓野」的非洲方案，都可見到《獅子血》在「冒險小說」類型上的實踐，推進中國小說史的發展。無論就小說形式、內涵、價值等面向，均豐富晚清小說的樣態，理應受到更多的注意。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後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元〕施耐庵，《水滸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 〔明〕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清〕丁隲良，〈各國近事：美國近事：探覓北極〉，《中西聞見錄》第13期，1873年。
- 〔日〕岡本監輔，《萬國史記》，上海：申報館，1879年。
- 〔清〕佚名，〈科倫布探新洲記畧〉，《格致匯編》第4卷第4期，1881年。
- 〔清〕佚名，〈科倫布軼事〉，《畫圖新報》第11卷第12期，1891年。
- 〔清〕佚名，〈續科倫布軼事（附圖）〉，《畫圖新報》第11卷第12期，1891年。
- 〔清〕王韜，〈哥倫布傳贊〉，《萬國公報》第42期，1892年。
- 〔清〕佚名，〈非洲禁止販奴〉，《中西教會報》第3卷第25期，1893年。
- 〔清〕佚名，〈海國叢談：科倫布探新洲記畧〉，《中國官音白話報》第20期，1898年。
- 〔清〕鐵血少年，〈詩文辭隨錄：讀科倫布傳有航海之思〉，《清議報》第44冊，1900年。
- 〔清〕佚名，〈史傳：哥倫布傳〉，《大陸報》第2期，1902年。
- 〔清〕新小說社（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

第 14 號，1902 年。

〔清〕飲冰室主人（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新小說》第 1 號，1902 年。

〔法〕焦士威爾奴著，少年中國之少年譯，〈十五小豪傑〉，第 1 回，《新民叢報》第 2 號，1902 年。

〔清〕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二十・第十七節之續：論尚武》，《新民叢報》第 29 號，1903 年。

〔清〕高尚繹、沈惟賢，《萬國演義》，上海：作新社，1903 年。

〔清〕冷血，〈「世界奇談」敘言〉，《新新小說》第 1 號，1904 年。

〔清〕旅生，《痴人說夢記》，《繡像小說》第 38 期，1905 年。

〔清〕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繡像小說》第 28 期，1905 年。

〔清〕何迴，《獅子血》，上海：雅大書社？公益書局？，1905 年。

〔清〕過庭（陳天華），〈獅子吼〉，《民報》第 2 號，1905 年。

〔清〕小說林社，〈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車中美人：豔情小說》，上海：小說林總發行所，1905 年。

〔清〕林紓，〈《霧中人》敘〉，收入哈葛德著，林紓、曾宗鞏譯，《霧中人》卷上，《說部叢書》初集，上海：商務印書局，1906 年。

〔清〕任保羅，〈無師自通地理科：通學報地理科：記探南北極之顛末〉，《通學報》第 1 卷第 8 期，1906 年。

〔清〕耀公（黃伯耀），〈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中外小說林》第 12 期，1907 年。

〔清〕覺我（徐念慈），〈余之小說觀〉，《小說林》第 9 期，1908 年。

〔清〕伯（黃伯耀），〈片帆影〉，《中外小說林》第 2 卷第 8 期，1908 年。

〔清〕佚名，〈晴瀾閣談叢：（5）北極探險者及其到著之地點〉，《學報》第 1 卷第 10 期，1908 年。

- [清]高陽氏不才子(許指嚴),《電世界》,《小說時報》第1期,1909年。
- [英]高葆真,〈庫匹二探極家行抵北極記〉,《大同報(上海)》,第12卷第23期,1910年。
- [清]丁義明,〈北極探險之叢談〉,《地理雜誌》第18期,1911年。
- [清]佚名,〈雜纂:北極探險之往跡〉,《教育雜誌》第3卷第4期,1911年。
- [日]櫻井彥一郎著,金石、褚嘉猷譯述,《澳洲歷險記》,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
- [清]林紓,〈《埃及金塔剖屍記》譯餘剩語〉,收入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王韜,〈探地記〉,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
- [蘇格蘭]立溫斯敦著,史錦鏞語,沈定年述文,《黑蠻風土記》,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三)》,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
- [美]施登萊著,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述譯,《三洲遊記》,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四)》,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
- [清]曾紀澤,“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Vol. 3 (Jan. 1887), 收入李恩涵編,《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
- [清]壯遊,〈國民新靈魂〉,收入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
- [清]郭嵩燾,《巴黎與倫敦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 [清]謝衛樓著,趙如光譯,《萬國通鑑》,《叢書集成續編·史地類》,

臺北：新文豐，1988年。

〔清〕吳趸人，《新石頭記》，《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年。

〔清〕頤瑣，《黃繡球》，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年。

〔清〕陸士諤，《新中國》，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1996年。

〔清〕魏源，《海國圖志》，湖南：岳麓書社，1998年。

〔清〕郭嵩燾、劉錫鴻著，王立誠編，《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

〔清〕蒲松齡，《聊齋誌異》，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

〔清〕林則徐，《四州志》，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清〕譚嗣同，《仁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臺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3年。

〔清〕徐繼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二、近人論著

于平，《明清小說外圍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王繼權編，《中國歷代小說辭典·第四卷（近代）》，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

- 艾周昌，《中非關係史文選（1500-1918）》，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 李歐梵，〈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李歐梵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李歐梵，〈帝制末的文學：重探晚清文〉，《東吳學術》第4期，2011年。
- 李豔麗，〈東西交匯下的晚清冒險小說與世界秩序〉，《社會科學》第3期，2013年。
- 沈慶利，《現代中國異域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孟華編，《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 武禧，〈晚清小說作者掃描〉，《清末小說から》第100期，2011年。
- 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俞旦初，〈哥倫布在近代中國的介紹和影響〉，《近代史研究》第1期，1993年。
- 夏曉虹，〈羅蘭夫人在中國〉，《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崔文東，〈晚清 Robinson Crusoe 中譯本考略〉，《清末小說から》第98期，2010年。
- 張治，〈「引小說入游記」：《三洲游記》的逐譯與作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2007年。
-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陳振江、程歡編，《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 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年。

陳大康，〈關於晚清小說的標示〉，《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2004年。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建華，〈拿破崙與晚清「小說界革命」：從《泰西新史攬要》到《泰西歷史演義》〉，《漢學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

黃興濤，〈話「支那」——近代中國新名詞源流漫考之二〉，《文史知識》第5期，1999年。

黃錦珠，〈創作活動中小說觀念之轉變〉，《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楊義，《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上）》，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

鄒振環，〈《十五小豪傑》與所謂「豪傑」譯〉，《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

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族記憶〉，《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

劉德隆，〈出房·堂備·寅半生——對晚清一位小說理論研究者的考察與探討〉，《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2006年。

潘建國，〈清代後期上海地區印刷文化的輸入與輸出〉，收入上海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編，《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

翦伯贊等編，《義和團（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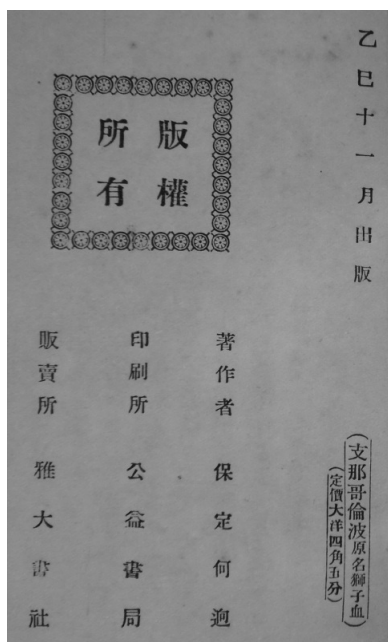
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韓錫鐸等編，《小說書坊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

Abramova, S. U.,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he*

-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UNESCO, 1979.
- Bhabha, Homi K.,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Bhabha, Homi K., 'Culture's In-Between',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
- Bartolome de las Casas,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92.
- Beachey, R.W.,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Slave Trade of Eastern Africa*, London: Rex Collings, 1976.
- Blaikie, W. G., *The Personnel Life of David Livingstone*, New York: Harper, 1881.
- Defoe, Daniel., *Oxford World's Classics - Robinson Cruso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Jameson, Frederic.,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in Brydon, Diana., ed.,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Livingstone, Davi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London: J. Murray, 1857.
- Morison, Samuel Eliot., Raisz, Erwin. and Greene, Bertram,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Time Inc., 1962.
- William D. Phillips, Jr., and Carla Rahn Phillips, *The World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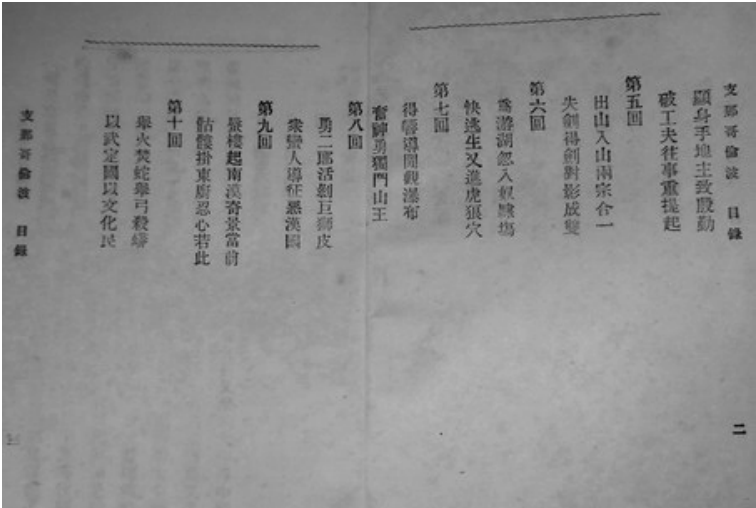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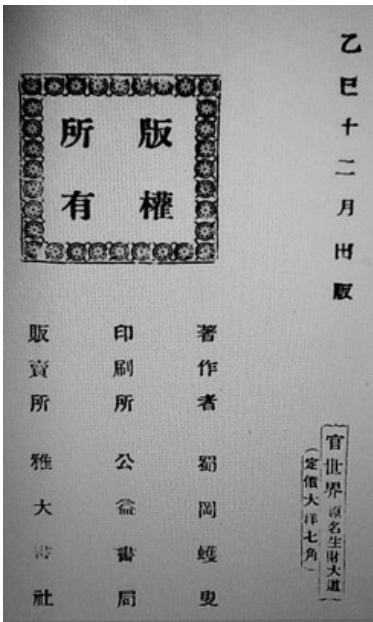
圖一：《獅子血》版權頁



圖二：《獅子血》封面



圖三：《獅子血》目錄頁



圖四：《官世界》版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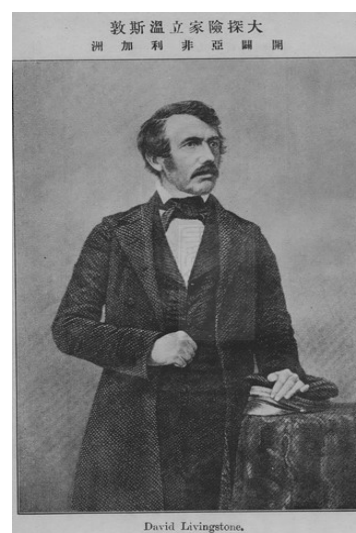
圖五：〈科倫布探新洲記略（附圖）〉
插圖



圖六：〈續科倫布軼事〉插圖



圖七：〈科倫布軼事〉插圖



圖八：〈大探險家立溫斯敦：開闢亞
非利加洲：照片〉

Intermixing, Novelty Seeking, and Reversal ——The Fashioning of ‘China’s Columbus’ in Ho Jiong’s 何迴 *Lion’s Blood* 獅子血

Kean-fung Guan*

Abstract

Ho Jiong’s 何迴 *Lion’s Blood* is an important but often neglected novel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China’s Columbus’ as the subtitle, this novel depicts scenes from the Arctic Ocean, Mexico, Spain, Java, and Africa. The natural landscape, historical evolution,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cultural customs, and ra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inents are outlined in a richly detailed manner. In this work, Ho Jiong did not present a simple compromise with Western models, but rather rebuilt a character paradigm that involved mixing, refutation and competition with Ho’s own cultural vision.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nection,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this paradigm was designed to respond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late Qing.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parts. First, it analyzes the propagation of Columbus in Chinese contexts over the past few centuries, and emphasizes how the specific elaboration and imagination of Columbus differe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status and literary style. It seeks to add to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portrayal of adventurers in literature, which has heretofore been dominated by studies of “Robinson Crusoe.” Secon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Ho Jiong combined various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systems, compositional rules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It further re-describes ambiguous and complicated character images, while avoiding the competing structures of “new and old”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in its investigation of when the concept “Columbus” underwent changes in verbal images and codes. Third, this study uses spatial layout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nalyzing the method and meaning manifest in the structure of *Lion’s Blood’s* “Going Round the Earth.” At the same time, it examines the mental status of characters who approached the world with a novelty-seeking mind, and how the contrast between “self” and “other” was used to alter the image of China as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 Lastly, this study provides a focused analysis of the scene that takes place in Africa, which occupies almost half of the novel. It examines the topic of “Exploration” as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national crisis in *Lion’s Blood*, and further discusses how Ho Jiong’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late Qing involved reversing/repeating the Columbus-type of colonial violence, which caused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riginal goal of his writing and its result.

Key words: late-Qing, novels, intermixing, novelty seeking, Columbus, exploration